古典文学普及讀物

左傳故事选譯

ZUO CHUAN GU SHI XUAN YI



《古典文学普及讀物》

唐詩一百首	0.32
宋詩一百首	0.28
史記故事选譯(上)	0.28
史記故事选譯(下)	0.28
古代戏曲选注(一)	0.24
古代戏曲选注(二)	0.26
話本选注(上)	0.32
話本选注(下)	0.30
通鑑故事选譯	0.30
历代民歌选注	(編选中)
左傳故事选譯	0.34
汉书故事选譯	(編选中)
聊齋故事选譯	(編选中)
唐五代宋詞一百首	(編选中)
唐宋散文选注	(編选中)
明清散文选注	(編选中)
唐宋傳奇选譯	(編选中)
国語国策选譯	(編选中)
先秦寓言选譯	(編选中)
近代爱国詩选	(編选中)

左傳故事选譯

ZUO CHUAN GU SHI XUAN YI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　華　書　局

左傳故事选譯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兴路7号)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營业許可証出字第17号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毫米 1/36・3 5/9 印張・1 插頁・60,000 字
1961 年 7 月第 1 版
1961 年 7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6) 0.34 元
統一書号：10018.502　61.6.滬製

DIGITAL LIBRARY PROJECT

«古典文学普及讀物»的出版說明

我国当前的文化革命，正以坚定的步伐紧随着社会主义的經济建設而蓬勃发展，这种形势使我們认識到：继承和发揚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优秀文学傳統，是发展和提高民族的新文化的迫切任务之一。为此，向工农劳动人民介紹一部分古典文学作品，使他們能够欣賞和閱讀这些作品，也可以从創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上吸取营养，这对于今天大量涌現在他們中間的新民歌，以及旺盛的群众写作活动，是有提高和借鉴的作用的。根据上述要求，我們决定从1959年起，出版这一套《古典文学普及讀物》。

为了便利于广大讀者接受，我們除了注意挑选具有民主性精华、并且为大众所喜聞乐見的作品之外，更按照作品的形式和內容，分别采用选注、选譯、改編或改写的各种編輯方式。大致是：詩歌和戏曲一般采用选注，散文着重选譯，小說与历史故事可以改編改写。加工方面，要求符合讀者的需要，因此解釋、說明、翻譯和編写所用的文字，力求淺显通俗，并尽量做到口語化和規范化。

这种有意义的工作，在我們还是初步的尝試，非

常缺乏經驗；但是我們願意通过具体实踐来逐步提高自己。因此懇切地希望大家和我們协作，随时給我們指导与帮助。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　言

《左傳》是我国很早的一部历史书，相傳它是春秋末期魯国史官左丘明編写的，現在一般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共有十八万字，內容記載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多年間（公元前 722—前 468 年）各国的重要史实。在記載每年史实的时候，都用魯国国君在位的年份来紀年。这一种記載方式称为編年体。根据有的学者考证，《左傳》原来叫做《左氏春秋》，是一部独立的历史书，后来經人改动，分条附在孔子編訂的編年体史书《春秋》的后面，称为《春秋左氏傳》，它和《公羊傳》、《穀梁傳》合称为"春秋三傳"。

《左傳》比較全面地記載了当时各国的政治、軍事斗爭，也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作者在处理这些历史資料的时候，并不是单純地为了保存史料，而是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表現了比較鮮明的爱憎态度的。他揭露了貴族統治集团的內部斗爭和諸侯各国的兼并战爭带給人民的深重苦难，但也肯定了齐桓公、晋文公等人的霸业和他們所領导的抗击异民族入侵的战爭；他一面譴責爱鶴而不爱民的卫懿公、残害无辜以取乐的晋灵公以及其

他大小統治者荒淫殘暴的罪行，一面又热烈歌頌了毁家紓难的弦高、請兵援救祖国的申包胥和善于治国的管仲、子产。作者通过春秋时期的复杂斗爭，还意識到人心向背的重要意义，他把国家的盛衰、战爭的胜敗，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結果；因而在书中也初步出現了"違民不祥"、"众怒难犯"一类的重視人民的思想，这些，和早期儒家思想同样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左傳》也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它叙述当时的軍事斗爭和复杂的政治事件有条不紊，繁簡适当；又善于从人物的語言、行动和其他的細节描写中塑造形象，突出性格。例如写战爭的《城濮之战》、《鄢陵之战》，写人物的《晋重耳出奔》、《子产相郑国》，虽然笔墨用得并不多，但能够使我們在閱讀的时候如临其境，如見其人。因此，《左傳》的艺术价值，也是从来为讀者公认的。

《左傳》虽然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然而它毕竟是二千多年以前的作品，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糟粕。由于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的創造，归之于帝王将相，归之于天命，也相信占卜和預言，这些反动、迷信思想在故事中到处都有。作者虽然歌頌和批判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但用来衡量的标准，也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政治、道德教条；他維护的也还是当时"尊卑有别"的封建秩序。

总之，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当时的統治阶級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吸取教訓，从而采取較为开明的措施，以緩和阶級矛盾而巩固其封建統治。这些都是我們在閱讀时应該注意批判的。

这本小册子选譯了战争和人物故事十二篇。为了使故事比較完整，有几篇是从好几年的傳文中选輯組織而成的。我們的意图是通过說明、語譯和注解，让讀者获得一些有关春秋时期的历史知識，同时帮助讀者能够初步欣賞这部名著。这个工作一定还有好些不甚妥当甚至錯誤的地方，深盼讀者批評和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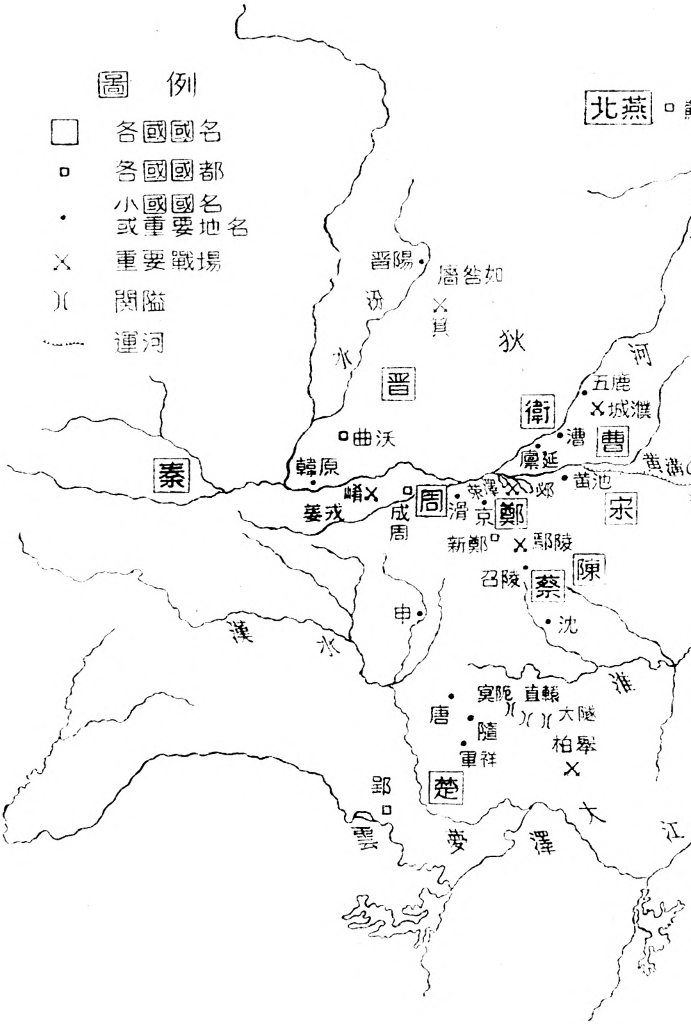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1961年4月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春 秋 列 國 簡


圖例
各國國名
各國國都
小國國名
或重要地名
重要戰場
關隘
運河
北燕
晉陽
廧咎如
箕
汾
水
狄
晉
河
五鹿
城濮
衛
曹
曲沃
秦
韓原
廩延
周
成周
殽
姜戎
滑
京
鄭
宋
新鄭
鄢陵
陳
蔡
召陵
申
沈
漢
水
淮
冥阨
直轅
大隧
唐
隨
柏舉
軍祥
楚
郢
雲
夢
澤
大
江

郑庄公兄弟相争

本篇故事是根据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的傳文选譯的。

郑国是春秋初期的一个新兴国家。它原来在西周国都鎬京（陝西省西安市）附近，周平王东迁，它也迁移到現在河南省新郑县，跟东周国都洛阳很接近。郑武公和他的儿子庄公都是王朝卿士，帮助周王管理国政。郑庄公是个怀有扩張野心的国君，他战胜太叔段、加强了公室（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后，就向外发展，侵略旁的国家，跟周王室也曾发生冲突，还打敗了周桓王領导的諸侯联軍。本篇写的就是他和弟弟太叔段相爭，終于获得胜利的故事。

这篇故事暴露了春秋时代貴族統治集团家庭內部勾心斗角的丑恶面貌。姜氏、郑庄公和太叔段原是母子兄弟，为了爭权夺利，一家人簡直象仇敌一样，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根本不顾什么“兄友弟恭”的封建倫理。太叔段扩張自己的势力，阴謀夺取政权；姜氏偏私成性，暗中准备开城門，給小儿子做內应，不惜引起內乱；郑庄公明知太叔段图謀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以便最后制他的死命，这更完全暴露出他虚伪、阴險、毒辣的本质。

在本篇中，作者抓住郑庄公口口声声称他母亲做“姜氏”，以及对他弟弟的“等着瞧吧”的存心，加以着力的描繪，

这就把他們母子兄弟之間的尖銳矛盾和冷酷的内心世界深刻地揭露出来，在艺术手法上也是很高明的。

【譯文】

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姜姓）的女儿，就是武姜。这位姜氏生了两个儿子：郑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的时候，因为难产，惊吓了姜氏，所以給庄公取个名字叫寤生，很不喜欢他。她寵爱共叔段，想让他继承做国君；好多次向郑武公提出請求，郑武公总是不肯答应。

等到庄公做了国君，姜氏要求他把制这个地方封給共叔段。庄公說："制是个險要的地方，从前虢叔曾經在那儿送了命，我看不妥当，别的城池只要您吩咐，我一定照办。"姜氏就指名要京。庄公就把段封到京去，叫做京城太叔。

有个叫祭仲的大夫对庄公說："一个国家里，首都之外的城墻，如果周圍超过了三百丈，那就会成为国家的禍根。按照向来的制度：最大的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城只能有九分之一。現在，京城不合規定，違反了制度，将来您一定会受害的。"庄公說："你的話不錯，可是姜氏指名硬要，叫我有什么办法呢？"祭仲回答說："姜氏一味寵爱小儿子，哪会有滿足的时候！您应当趁早做好打算，别让禍根蔓延开来，一等到蔓延开来

就难办了。要知道野草蔓延开来还难以剷除干净，何况您的那位嬌惯了的老弟啊！”庄公說：“尽干坏事的人，一定会自己走上死路去的，你姑且等着瞧吧。”

过了不久，太叔叫郑国西方、北方边境的一些領土，暗中接受他的管轄。这时候，另一个大夫公子呂又对庄公說：“一个国家可不能够有两位国君啊。現在太叔在那儿发号施令，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让位給太叔，就让我去投靠他吧；不然的話，干脆就除掉他。千万不能弄得百姓們变心呀。”庄公还是說：“不必，他会自作自受的。”

接着，太叔又把那些地方完全划入了自己的領地，直到廩延一带。公子呂又催促庄公說：“可以动手了。要是再让他扩展下去，人心都要归附他了。”庄公說：“别忙。他这种行为，对国家是不义，对家族是不亲；不义不亲的人扩展得越大，完蛋得越快。”

太叔段进一步修筑城池，屯聚粮草，造打武器，准备好步兵和战車，打算偷偷地进攻首都。姜氏暗中做內应，預备打开城門放他进来。可是他們約定的日期給庄公知道了，他这才說：“現在可以动手了！”立刻派公子呂統带二百辆战車，去討伐京城太叔。京城的人民也不听从太叔段了，太叔段站不住脚，只好逃进鄢城。庄公的軍队紧跟着追到鄢城。五月二十三日，太叔段便逃亡到共地去。

庄公怨恨姜氏偏心，就把她安置在城潁地方，并

且狠狠地发了个誓："不到黃泉路上，不再見面！" 过了一些时候，庄公有些后悔。有个叫潁考叔的，是潁谷的地方官。他听到这件事，趁着进献貢品的机会来見庄公。庄公款待他吃飯。潁考叔在吃飯的时候，故意把肉留在一旁。庄公問他为什么这样。潁考叔回答說："小人有个老娘，凡是小人能够办到的，她都吃到了，可是从来沒有尝过国君的食物。現在請您允許我，把这些肉带回家去，孝敬我老娘吧。"庄公叹口气說："唉，你倒还有个老娘孝敬，偏我就沒有！"

潁考叔說："請問您这話是什么意思？"庄公就把发誓的事情讲給他听，还告訴他后悔的心情。潁考叔說："这不难，您别担心。只要开挖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您跟老夫人就在地道里会面，誰还能說您違反了誓言呢？"庄公便照他的話做了。

庄公走进地道去見姜氏，随口唱道："見娘来到地道中，两人心头乐融融！"姜氏走出了地道，也歌唱道："随儿走出地道外，两人心情多暢快！"

他們从此恢复了以前的母子关系。

【原文】

初（当初），郑武公娶于申（国名，河南省南阳县），曰（叫做）武姜。生庄公及共（gōng，河南省輝县）叔段。庄公寤（wù）生（难产，生产时脚先見），

惊姜氏，故(所以)名曰寤生，遂(就)恶(wù，嫌厌)之(指庄公)。爱共叔段，欲立之(立他做太子)。亟(qì，好几次)請(請求)于武公，公弗(不)許。及(等到)庄公卽位，为之(指共叔段)請制(河南省汜水县)。公曰(說)："制，岩邑(形势險要的城池)也，虢(guó，国名，也称东虢，河南省滎泽县附近)叔死焉(yān，于此)，他邑唯命(听吩咐)。"請京(河南省滎阳县)，使居之(指京)，謂(称)之(指共叔段)京城太叔。

祭(zhài)仲(郑国大夫)曰："都城过百雉(度名，长三丈，高一丈)，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制度)：大都(大城)，不过三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規定)，非制也，君(您)将不堪(kān，受不住)。"公曰："姜氏欲之(要这样)，焉(怎能)避害？"对(回答)曰："姜氏何厌之有(哪会滿足)！不如早为之所(早做些安排)，无使滋蔓(mǎn，发展起来)。蔓，难图(对付)也；蔓草犹不可除，况(kuàng，何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xíng，做)不义，必自斃，子(你)姑(暫且)待之。"

既而(不久)太叔命西鄙(bǐ，边境)、北鄙貳于己(暗中背叛国君，服从自己)。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曰："国不堪貳，君将若之何(怎么办)？欲

与(送给)太叔，臣(公子吕自称)請事之(做他的臣子)；若(如果)弗与，則(那么)請除之，无生民心(不要让人民有二心)。”公曰：“无庸(用不到)，将自及(自作自受)。”

太叔又收貳以为己邑(自己的領地)，至于廩(lǐn)延(河南省延津县北)。子封曰：“可矣(yǐ，可以动手了)，厚(指土地广大)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nì，亲近)，厚将崩(崩潰)。”

太叔完聚(修城屯粮)，繕(制造)甲兵(武器)，具(备置)卒(步兵)乘(shèng，战車)，将襲(襲击)郑。夫人(姜氏)将启之(替他开城門做內应)。公聞其期(他們約定的日期)，曰：“可矣！”命子封帅(shuài，統带)車二百乘(shèng，辆，当时兵車一辆，配备穿甲的战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以伐(討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yān，河南省鄢陵县)。公伐諸(之于，“之”指段)鄢。五月辛丑(二十三日)，太叔出奔共。……

遂置(放逐)姜氏于城潁(yǐng，河南省临潁县西北)，而誓之曰：“不及(到)黃泉(阴間)，无相見也！”既而悔之(指放逐姜氏的事件)。潁考叔为潁谷(在河南省登封县)封人(地方官)，聞之，有献(献礼)于公。公賜之(指潁考叔)食。食舍(留下)肉。

公問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国君)之羹(gēng，食物)，請以遺(wèi，送給)之。"公曰："尔(ěr，你)有母遺，繄(yī，发語詞)我独无！"颍考叔曰："敢問何謂(什么意思)也？"公語之故(原因)，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担忧)焉！若缺(挖掘)地及泉，隧(做成地道)而相見，其(那样)誰曰不然(不合理)？"公从之(照他的話做)。

公入而賦(fù，歌唱)："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和乐的样子)。"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yì，舒暢)。"遂为母子如初。

曹劌論战

本篇故事是根据魯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的傳文选譯的。当时强大的齐国，发兵攻打弱小的魯国，曹劌眼見祖国危急，又知道那些"肉食者鄙，未能远謀"，就不顾当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腐朽教条，毅然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表現了他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責"的高尙品质。同时，这个战役是中国战争史中以弱胜强的有名的战例。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爭的战略問題》中曾經引用本篇文章，并作了精辟的战略分析，使我們在閱讀这篇文章时，能进一步理解这一战役的历史經驗。

【譯文】

魯庄公十年春天，齐国派大軍来攻打魯国。庄公将要出兵抵抗。曹劌听到这消息，要求面見庄公。他的乡亲們都說："国家大事，让頓頓吃魚吃肉的大官們去商量吧；你又何必多管呢？"曹劌說："不。那些頓頓大魚大肉的人都是鼠目寸光，不会有什么深謀远慮的。"

曹劌見了庄公，首先就問道："您凭什么条件跟齐国軍队作战？"庄公說："我待人不錯，凡是衣食这

类享受的东西，我总要分一些給别人。”曹劌說：“这种小恩小惠并沒有普及到全体老百姓，他們不会因此而跟从您去拚命作战的。”庄公說：“我在祭供鬼神的时候，所用的牲畜、宝玉、絲綢，总是老老实实有多少說多少，从不敢向鬼神撒謊。”曹劌說：“这只是小信用，还不能取得鬼神的信任，不会因此保佑您打胜仗的。”庄公又說：“一切訴訟，无論案情大小，我虽然不能調查清楚，作出十分正确的判断，可总是愼重处理，做到合情合理。”曹劌这才高兴地說：“对，这是尽心尽力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凭这一点，倒可以跟敌人打一仗的。作战的时候請让我跟您一块儿去。”

庄公和曹劌同坐在一辆車里，統率軍队出发。齐、魯两軍在魯国的长勺相遇。齐軍擂鼓进兵，庄公也想擂鼓迎击。曹劌阻止他說：“等一下。”等齐軍擂过了三次鼓，曹劌才說：“現在可以进兵了。”魯軍鼓声一响，战士們立刻冲鋒陷陣，直扑敌人，杀得齐軍大败而逃。

庄公正要下令追击敌人，曹劌又阻止他說：“等一下。”說完，他便跳下車去，仔細察看齐軍战車的輪迹，又攀登上車前的横木，全神貫注地瞭望敌情，然后說：“可以了。”庄公就下令追击齐軍，把他們赶出了国境。

打了胜仗之后，庄公就問曹劌为什么那样指揮。曹劌說：“战斗是一股勇气啊。第一次擂鼓的时候，

兵士們都鼓足了勇气；到第二次擂鼓时，他們的勇气已經大不如前；到了第三次，勇气就全部消失了。当敌人三通鼓罢，勇气已經耗尽，我軍才把战鼓擂响，斗志正在昂揚，因此获得胜利。再說，为什么不馬上追击呢？因为齐国是个大国，不能低估它的实力，恐怕他們是埋下伏兵，假装逃跑。后来我观察到他們战車的輪迹很混乱，軍旗也倒了下去，知道他們是真的战敗了，所以才請您下令追击。”

【原文】

十年（魯庄公十年），春，齐师（齐国軍队）伐（攻打）我（指魯国）。公（魯庄公）将战。曹劌（guì）請見。其乡人（他的乡亲們）曰：“肉食者（指做大官的人）謀之（商量这些事），又何間（何必参与）焉（yān，句末助詞）？”劌曰：“肉食者鄙（眼光短淺），未能远謀。”乃入見。

問：“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用以安身的东西），弗（不）敢专（独自享有）也，必以分人。”对曰（回答說）：“小惠未徧（沒有普及），民弗从（听从）也。”公曰：“犧牲玉帛（祭神用的牲畜、宝玉、絲綢），弗敢加（夸大）也，必以信（說实話）。”对曰：“小信未孚（fú，相信），神弗福（保佑）也。”公曰：“小大之獄（一切訴訟），虽不能察（明确判断），必以情（合

情合理)。”对曰:“忠(尽心尽意为人民)之属(这类的事)也。可以一战。战則請从(跟您同去)。”

公与之乘(让他同坐在一辆車里)。战于长勺(shuò, 魯国地名)。公将鼓之(擂鼓进兵)。劌曰:“未可。”齐人三鼓(擂了三次鼓),劌曰:“可矣(可以进兵了)。”齐师敗績(大敗)。公将驰之(驅馬追击敌人)。劌曰:“未可。”下視其轍(zhé, 車輪的痕迹),登軾(車前扶手的横木)而望之,曰:“可矣。”遂逐(追击)齐师。

既克(已經打了胜仗),公問其故。对曰:“夫(fú, 发語詞)战,勇气也。一鼓(第一次擂鼓)作气(大家鼓足勇气),再(第二次)而衰,三而竭(尽)。彼竭我盈(充沛),故克之。夫(fú)大国难測(难以彻底了解)也,惧(恐怕)有伏焉。吾視其轍乱,望其旗靡(mǐ, 倒下),故逐之。”

卫懿公好鶴

本篇是根据魯閔公二年(公元前660年)的傳文譯出的。

作者从卫懿公喜欢养鶴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揭露了当时的貴族統治阶級是怎样的荒淫腐朽、不得人心。当敌人入侵的时候，这个昏君却要人民为他出力作战，因此大伙憤慨地說：“你叫鶴去打吧，它們享有很高的待遇、地位，我們那里能够打仗呢！”对貴族統治者表示了严正的抗議。由于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卫懿公在异族入侵的严重关头，虽能奋起抵抗，保卫国家，但已挽救不及，終于身死国亡，自食其果。

【譯文】

魯閔公二年十二月，北方的狄人发兵攻打卫国。

卫国国君懿公一向喜欢养仙鶴，有些仙鶴甚至乘坐高敞的車子，象大官的排場一模一样。狄人杀过来了，卫懿公命令軍队去抵抗，那些領到盔甲的战士都說：“你叫鶴去抵擋敌人吧，它們享有很高的待遇、地位。我們哪里能够打仗呢！”

卫懿公只好亲自出馬。出发前，他把一块玉玦交給大夫石祁子，表示要他遇事有决断，把一枝箭交給大夫宁庄子，要他坚决抵抗；叫他倆担任留守，并

且吩咐道："你們就凭这个全权处理国事，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你們就做吧。"他又把綉袍交給夫人，說："我作战去了，一切都听凭他們两位主張。"

卫懿公統带亲兵出发，渠孔給他駕車，子伯站在車上右边做警卫，黃夷充当先鋒，孔嬰齐率領后队。他們跟狄人在熒泽地方展开了战斗。卫軍吃了慘重的敗仗。卫懿公沒有收起他的帅旗，暴露了目标，因此敗得那样慘，連他自己也被打死了。

狄人俘虏了卫国的史官华龙滑和礼孔，带着他們継續追击卫軍。他們向狄人說："我俩是太史，掌管着祭祀鬼神的职务。如果不让我們先回去禱告神明，你們是拿不下卫国来的。"狄人信以为真，就放他們先走一步。他俩赶紧回到卫国国都，对担任留守的石祁子和宁庄子說："狄人大队快到了，你們不要坐等灭亡，赶紧撤退吧！"他們就和全城的人趁着黑夜，撤离了国都。狄人侵占了国都之后，継續追赶，在黃河渡口，又一次打敗了卫国人。

【原文】

冬（魯閔公二年冬天），十二月，狄（春秋时期我国北方的种族）人伐卫。

卫懿公好（hào，喜爱）鶴，鶴有乘軒（大夫坐的車）者。将战，国人受甲者（被征調服兵役的）皆

曰："使（差遣）鹤！鹤实有禄位（官俸和职位），余（我們）焉（yān）能（哪里能够）战！"

公与（給）石祁子（卫国大夫）玦（jué，环形而有缺口的佩玉，与"决"同音，表示决断），与宁庄子（卫国大夫）矢（箭，表示坚决），使守，曰："以此贊国（处理国务），擇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服从）于二子（这两个人）。"

渠孔（卫国臣子）御戎（駕駛国君坐的車），子伯（卫国臣子）为右（車上的警卫），黄夷（卫国臣子）前驅（做先鋒），孔婴齐（卫国臣子）殿（带領后队）。及狄人战于熒（yíng）泽（在黄河北岸）。卫师（軍队）敗績（大敗），遂灭卫。卫侯不去（收起）其旗，是以（因此）甚敗。

狄人囚（俘获）史（史官）华龙滑与礼孔，以逐（追击）卫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古代史官兼管祭祀），不先（先回去），国（指卫国）不可得也。"乃（就）先之（叫他們走在前面）。至，則告守（留守的石祁子和宁庄子）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卫国国都），遂从之（追击石、宁和卫人），又敗諸（之于）河（黄河边上）。

晋重耳出奔

本篇题目的意思是"晋国公子重耳逃难到国外去"。这是根据魯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公元前637—前636年)的傳文选譯的。

春秋初期，晋国吞并了附近的一些小国，已經成为一个大国。那时候的国君是晋献公。献公年老，寵爱妃子驪姬，要想将来让她的儿子奚齐继位。他听了驪姬的坏話，逼死了太子申生。驪姬又打算陷害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俩只得逃难到国外去。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后来得到秦国的支持，回到晋国，从他的侄儿怀公的手里夺得了政权，这就是晋文公。在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中，他和齐桓公的事迹是最为史家称道的。

这篇故事通过許多具体生动的情节，眞实而細致地描述了重耳在流亡过程中性格的变化、发展，以及他鍛炼成为一个政治家的过程。当重耳离开狄国的时候，吩咐在狄国的妻子等待他二十五年再改嫁；到了齐国又貪图安乐，对設法使他离开齐国的臣子横加报复。这些都表現出他那貴族公子的虛伪、无賴、懦弱和苟安的本质。可是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他遭受了卫、曹等国的輕視、五鹿人請他吃泥块的刺激，以及姜氏和随行人員的鼓励、帮助，終于使他逐漸坚强起来，鍛炼成为一个勇于改过、知人善用的政治家。当楚成王一再

逼問他回到晋国后拿什么来报答楚国的时候，他表現了絕不牺牲国家利益、不向对手屈服的英雄气概，显然，他已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必要条件了。

篇中一再提到重耳得到“天助”的話，当然是不科学的。其实，重耳流亡十九年中受到的鍛炼和勇于改过，才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至于秦国帮助重耳回国，主要是由于秦穆公当时想爭霸中原，打算扶植一位亲秦的晋国国君作为他的盟友的緣故；重耳君臣看穿了这一点，很策略地利用了它，因而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譯文】

晋公子重耳在遭到迫害的时候，逃回他的封地蒲城去。晋国派兵追击到那儿。蒲城人要抵抗，重耳不同意，說：“我依仗君父的命令，享受封地的供养，才得到了属下的人民。有了属下人民，就跟君父較量起来，沒有比这个再不应該的了！我还是走开吧。”他就逃往狄国。跟着他一起出国的有他的舅舅狐偃，还有赵衰、顚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人。

狄国攻打一个叫廧咎如的部落，俘虏了两个姑娘——隗三姐和隗四姐，把她們都送給了重耳。重耳自己娶了隗四姐，生下伯儵、叔刘两个孩子；把隗三姐嫁給赵衰，生下个孩子叫赵盾。重耳将要离开狄国到齐国去，吩咐隗四姐說：“你留在这儿撫养孩子，等我二十五年不回来，你再嫁人吧。”隗四姐回答

說："我已經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就該进棺材了，还嫁什么人！我一直等着你就是了。"重耳在狄国一共住了十二年，方才离开。

重耳和跟随的人經过卫国，卫文公沒有接待他們。走到五鹿地方，实在飢餓难忍，向乡下人討点东西吃，乡下人給了他們一大块泥巴。重耳大发脾气，揮起鞭子要打那个人。狐偃赶忙拉住他說："泥巴代表土地，这正是老天爷要把国土賜給您的預兆啊！"重耳听了，磕了一个头，把泥巴接了过来，安放在車上。

到了齐国，齐桓公把本族的一位姑娘嫁給重耳，还給了他二十辆用四匹馬駕的大車。重耳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很滿足了。可是跟随的人都认为不应該老呆下去，他們背着重耳，躲在桑树林里商量动身的事。不料姜氏的一个女奴隶正在树上采桑，偷听了他們的話，就回去报告姜氏。姜氏恐怕这女奴隶泄露秘密，立刻把她杀了，并且对重耳說："我知道您志在四方，計算着离开齐国，这很好。偷听你們計划的人已經給我杀掉了。"重耳說："誰說我要走？沒有这回事啊。"姜氏道："您放心走吧！一味地儿女情长，貪图安乐，是会把您毁了的。"重耳还是不肯走。姜氏就和狐偃定下計策，把重耳灌得大醉，装上車子，送出齐国。重耳一觉醒来，他問明是狐偃的主張，就气得挺起戈来刺狐偃，給大伙拉住了。

一行人到了曹国，曹共公听說重耳生得肋骨連成一片，想趁他赤膊时看一看。有一次，重耳在洗澡，曹共公不顾礼貌，跑近去看了个仔細。曹国大夫僖負羈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对她丈夫說："我看到跟从晋公子的人，全是出将入相的人才；仗着这些人的帮助，公子一定能够回到祖国；回到祖国之后，一定会在諸侯当中称霸；一称霸，就要討伐无礼的国家，曹国大概会輪到头一个的。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跟他联絡联絡呢？"僖負羈听了这話，就派人送一盘精美的食品給重耳，盘底还放着一块宝玉。重耳接受了食品，却把宝玉給退了回去。

他們到了宋国，宋襄公送了重耳二十辆大車。

到了郑国，郑文公也沒有接待他們。掌管政务的大夫叔詹劝郑文公說："我听說过，老天爷贊助的人，总是与众不同的。晋公子身上有三桩特殊的地方，該就是老天爷要建立为君的人吧，我看您应該接待他才好。同姓的男女結婚，按說子孙是不会昌盛的，晋公子的父亲、母亲都姓姬，他却活到了現在，这是第一桩；晋公子遭到迫害，在国外流浪，同时老天爷却叫晋国一直不安定，好象在給他留着一条路，让他好回去做国君似的，这是第二桩；晋公子手下有狐偃、赵衰、賈佗三个能人，人才出众，忠心耿耿地跟着他，这是第三桩。晋国和郑国一向是兄弟之国，晋国的子弟路过郑国，我們本該好好地接待，何况他又是

老天爷贊助的人呢？”郑文公可沒有听这番劝告。

重耳到了楚国，楚成王摆設盛宴招待他，問他說：“公子如果回到晋国，怎样报答我呢？”重耳回答說：“美女和宝玉、絲綢，您有的是；漂亮的雀翎、名貴的象牙和兽皮，本是楚国的特产，流散到晋国去的，只是您享用后剩下的罢了，叫我用什么东西报答您呢？”成王道：“話虽然这么說，可总得报答我吧？”重耳回答說：“要是托您的福，能够回到了晋国，将来万一晋、楚发生战争，双方軍队在中原相遇，我一定指揮軍队退避九十里地，以报答您今天的盛情。要是您还不諒解的話，那末，我只好左手拿着鞭子和弓，右边佩着弓囊箭袋，奉陪您較量一番。”

楚国大夫子玉觉得重耳的志气不小，就請成王把他杀掉，断絕后患。成王不同意，說：“晋公子志向远大而不放纵，言語文雅而有礼貌；跟随他的都是又庄重又寬厚、能够为他尽心竭力的人。現在晋国的国君失掉了人心，里里外外都憎恨他。我听說在姓姬的各国中，唐叔一支将是最后衰敗的，也許就是由于有这位公子吧？天意要叫他复兴，誰能够把他毁掉呢？違背天意，一定要遭到大禍的。”于是就派人把重耳护送到秦国去了。

秦穆公对待重耳很优厚，把五个女儿嫁給他，怀嬴也在内。有一天，怀嬴捧着水盆，給重耳澆水洗手。重耳洗完了，揮手叫她走。她生气地說：“秦、晋

两国是同等的国家，为什么这样欺負我？”重耳知道自己不是，連忙解去衣冠，自称有罪。

后来有一天，穆公請重耳赴宴。狐偃对重耳說：“我比不上赵衰那样善于詞令，让赵衰跟你同去吧。”在宴会上，重耳朗誦了《河水》这首詩称贊秦国的强大；秦穆公也朗誦了《六月》这首詩，希望重耳将来統治晋国、輔助周天子。这时赵衰就高声贊礼道：“重耳拜謝賞賜！”重耳下了台阶，向穆公磕头致謝，穆公也走下一級台阶，連說不敢当。赵衰說：“您提起把輔助周天子的重大使命交付給重耳，重耳怎敢不拜謝您的厚意啊！”

魯僖公二十四年正月里，秦穆公派了軍队，护送重耳回晋国去。……走到黃河边上，狐偃拿了一块宝玉，献給重耳，一面說：“我跟着您风尘仆仆地走遍天下，一路上冒犯您的地方很多，連我自己也觉得不对，更不用說您了。现在快回到祖国了，让我就此告辞吧。”重耳知道狐偃的用意，就說：“我回到祖国之后，要是不跟舅舅同心同德，我可以指着河水賭咒！”說着，把那块宝玉扔在河里。

渡过黃河，进入晋国国境，接連拿下了令狐、桑泉、臼衰几座城邑。晋国国君晋怀公听說重耳回来，派遣軍队出去阻击。二月初四这天，晋怀公的軍队駐扎在庐柳地方，秦穆公差遣大夫公子縶去劝他們

不要抵抗。他們就退到郇城。十一日，狐偃跟秦、晋两国大夫在郇城签訂盟約。第二天，重耳就接管了晋軍。十六日，重耳进入曲沃城。第二天，举行了朝見祖庙的仪式。十八日，派人赶到高粱，把逃亡在那里的晋怀公刺死。

【原文】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nàn，碰到危害)也，晋人伐(攻打)諸(之于，"之"指重耳)蒲城(重耳封地，山西省隰县西北)。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允許)，曰："保(凭着)君父(指父亲晋献公)之命(命令)而享其生祿(享受封地的供养)，于是乎(因此)得人(人民)；有人而校(jiào，較量)，罪莫大焉(yān，于此)。吾其(还是)奔也！"遂(就)奔狄(晋国北方的种族，姓隗〔wèi〕)。从者(跟隨的人)狐偃(yǎn，重耳的舅父)、赵衰(cuī)、顚頡(jié)、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廧咎如(qiánggāorú，狄族的一支)，获其二女叔隗(隗三姐)、季隗(隗四姐)，納諸(把她們送給)公子(重耳)。公子娶季隗，生伯儵(tiáo)、叔刘。以叔隗妻(qì，嫁給)赵衰，生盾。将适(往)齐(齐国)，謂(告訴)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季隗回答)曰："我二十五年

(岁)矣，又如是(二十五年)而嫁，則就木(进棺材)焉。請(請允許我)待子(您)。"处(住在)狄十二年而行(离开)。

过卫(卫国)，卫文公(卫国国君)不礼(不招待)焉。出于(路过)五鹿(河北省濮阳县南)，乞食于野人(乡下人)，野人与(給)之(指重耳)块(泥块)。公子怒，欲鞭(打)之。子犯(狐偃)曰："天賜也。"稽(qǐ)首(磕头)，受而載之(把泥块安放在車上)。

及(到了)齐，齐桓公(齐国国君，姓姜)妻(qì)之(指重耳)，有馬二十乘(shèng，駕着四匹馬的車)。公子安之(滿足于这样的生活)。从者以为不可(应該)，将行，謀于桑下。蚕妾(qiè，采桑的女奴隶)在其上，以告姜氏(嫁給重耳的齐国女子)。姜氏杀之(指蚕妾)，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那个)聞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这回事)。"姜曰："行也(走吧)！怀(恋妻子)与安(图安乐)，实(实在)敗名(毁坏功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謀，醉而遣之(把重耳弄走)。醒，以戈(gē，古代武器)逐子犯。

及曹，曹共(gōng)公聞其駢(pián)胁(肋骨連成一片)，欲观其裸(luǒ，光着身子)。浴，薄(迫近)而观之。僖負羈(jī，曹国大夫)之妻曰："吾观

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做国相）；若（如果）以相（得他們帮助），夫子（这人，指重耳）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諸侯（在諸侯中称霸）；得志于諸侯，而誅（討伐）无礼，曹其（可能是）首也。子盍（hé，何不）早自貳（自己表示另外的态度）焉？”乃（就）饋（kuì，送）盘飧（sūn，飯菜），置璧焉。公子受飧返（退还）璧。

及宋，宋襄公（宋国国君）贈之（指重耳）以馬二十乘（shèng）。

及郑，郑文公（郑国国君）亦不礼焉。叔詹（zhān，郑国大夫）諫（jiàn，劝告）曰：“臣（下級自称）聞天之所启（开导，贊助），人弗及（赶不上）也。晋公子有三（三件事）焉，天其（可能）或者将建（扶持）諸（之乎，“之”指重耳）？君其（应該）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fán，茂盛），晋公子，姬出（父母都姓姬）也，而至于今，一也。离（遭到）外（出奔）之患，而天不靖晋国（让晋国太平），殆（大約是）将启之，二也。有三士（三个能干的人，指狐偃、赵衰、賈佗）足以上人（出众），而从之（指重耳），三也。晋、郑同儕（chái，同輩），其过子弟（有子弟路过），固（本該）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子（楚国国君，成王）享（摆酒席招待）

之，曰："公子若返晋国，則何以报（报答）不穀（国君自称）？"对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齿（象牙）革（兽皮），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流到）晋国者，君之余也。其（将）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托您的福），得返晋国，晋、楚治兵（指发生战事，調兵遣将），遇于中原（黄河流域中部一带），其避君三舍（一舍是三十里）；若不获命（得到您的原諒），其左执鞭弭（mǐ，鞭子和弓），右属（带着）櫜（gāo）鞬（弓箭袋），以与君周旋（应付，指交战）。"子玉（楚国大夫）請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志向远大）而儉（約束），文（說話动听）而有礼；其从者肃（态度庄重）而宽（待人寬厚），忠而能力（勤奋）。晋侯（指晋惠公夷吾）无亲，外内恶（wù，厌恨）之。吾聞姬姓，唐叔（周成王的弟弟，晋国的祖先）之后，其后衰（衰落得最迟）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jiù，禍）。"乃送諸（之于）秦。

秦伯（秦国国君，穆公，姓嬴〔yíng〕）納女五人，怀嬴（曾嫁給重耳的侄儿晋怀公）与焉（在内）。奉（捧）匜（yí，盥洗用具）沃（wò，澆水）盥（guàn，洗手），既（完毕）而揮之（指怀嬴）。怒曰："秦、晋匹（同等）也，何以卑（瞧不起）我？"公子惧，降服（解去衣冠）而

囚（比作罪犯）。他日（有一天），公（秦穆公）享之（宴請重耳）。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从。"公子賦（fù，朗誦）《河水》（詩篇名，义取河水朝宗于海，表示对秦的尊重），公賦《六月》（詩篇名，內容述周朝尹吉甫佐宣王征伐玁狁事）。赵衰曰："重耳拜賜（拜謝賞賜）！"公子降（下了台阶），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辞焉。衰曰："君称（提出）所以佐天子者（輔佐周天子的使命）命（吩咐）重耳，重耳敢（怎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当时尊重周王正統）正月，秦伯納之（护送重耳回国）。……及河（黄河），子犯以璧授（交給）公子，曰："臣負羈紲（xiè，牵着馬）从君巡（走遍）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走开）。"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有白水作証，指河发誓的話）！"投其璧于河。济（渡过）河，圍令狐（山西省猗氏县西），入桑泉（临晋县东北），取臼衰（cuī，解县西北）。二月，甲午（初四），晋师（晋国軍队）軍于（駐扎在）庐柳（猗氏县西北），秦伯使公子縶（zhí，秦国大夫）如（往）晋师。师退，軍于郇（xún，猗氏县西南）。辛丑（十一日），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訂

約）于郇。壬寅（十二日），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十六日），入于曲沃（聞喜县东）。丁未（十七日），朝（拜見）于武宮（晋国武公的庙）。戊申（十八日），使杀怀公于高梁（临汾县东北）。

城濮之战

本篇故事可以說是《晋重耳出奔》的續篇。晋、楚城濮之战发生在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这儿就是根据这一年的傳文选譯的。

春秋时期，长江流域中部的楚国越来越强大，不断地向中原发展，因此中原各国时常受到楚国的威胁，有着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要求。誰能領导这个斗爭制服楚国，誰就可以得到周天子的嘉奖和各国的拥护而成为“霸主”。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就曾經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联合各国，挫折了楚国的鋒芒，可是并沒有眞的战胜它。直到城濮之战，晋文公大敗楚軍，这才基本上制止了楚国的前进。

晋文公回国做了国君后，首先平定惠公旧臣的叛乱，接着又整頓政务，励精图治，努力爭取霸业。当时曹、卫、陈、蔡、郑等国都是倒向楚国一边的，只有宋国不肯亲楚，正受到楚軍的圍攻。晋文公便先出兵攻打弱小易制的曹、卫两国（楚的盟国），企图借此轉移圍宋的楚軍；等到晋国移兵救宋的时候，晋、楚爭霸的大会战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晋国所以战胜楚国，《左傳》作者认为首先由于晋国进行的是“尊王攘夷”的正义性战爭。所謂尊王，在当时就是維护以周天子为代表的中原各族的統治；所謂攘夷，就是抗击外族的入侵。作者的这种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該說是

正确的。但是，我們也不难看出，作者宣揚的正义，只是从封建正統的政治、道德观念和狹隘的种族主义出发的，和我們今天說的战爭的正义性有着根本的区别，是不能混为一談的。

在这次战爭中，晋国君臣采取了英明的战略和策略。在政治上，一面要宋国爭取秦、齐两国的同情，共同对付楚国；一面瓦解曹、卫与楚国的同盟，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在軍事上，根据敌我形势，采取了正确的战役部署：先退让一步，避开敌軍的鋒芒，然后伺机对深入之敌各个击破；先击潰它較弱的右翼，再集中主力打击它的左翼，終于获得了全胜。这和楚国君臣意見不和、子玉剛愎自用、驕傲輕敌、指揮判断錯誤，結果不免失败，正好成为鮮明的对比。

【譯文】

魯僖公二十八年春天，晋文公要去攻打曹国，向卫国借路，卫国不允許。晋国軍队就繞道渡过黃河南下，侵入曹国，又分兵攻打卫国。正月十一日，拿下了卫国的五鹿。

接着，晋、齐两国国君在斂盂地方訂立盟約。卫成公向晋求和，被晋文公拒絕了，他就打算进一步投靠楚国，可是貴族們不愿意；大家把成公赶走，来向晋国討好。卫成公逃到襄牛，住了下来。……楚国发兵来救卫国，也沒有得到胜利。……

晋軍包圍了曹国国都，猛攻城門，牺牲了許多战士，还是冲不进去。曹国人把晋兵的尸体吊在城头上示众，晋文公感到非常棘手。群众献計說：“我們

把軍队駐扎到曹国人的坟場上去，揚言要发掘他們的祖坟，他們就会害怕的。”晋文公采用了这个計策，把軍队向坟場那边开去。曹国人見了，果然恐慌起来，連忙把那些尸体用棺木收殮，送出城来。晋軍就抓住曹国人心惶惶的机会，加紧进攻。三月初十日，晋軍攻入曹国国都，活捉了曹共公。晋文公当面数說他的罪状。說他不用賢臣僖負羈，可是乘坐大馬高車的无用的大夫倒有三百人，并且要他认罪。晋文公又下令：不准闖进僖負羈家里，他的亲族都給予保护。这是为了答謝他过去的深情厚意。

晋国将領魏犨和顚頡听了，很不高兴，嚷道：“我們吃尽千辛万苦，倒沒有奖賞，偏要报答这点小恩小惠！”他俩干脆放起一把火，把僖負羈的家燒了。魏犨的胸部本来受了伤，晋文公因他不服从命令想杀他，可是爱惜他勇武，派了使者去慰問，趁机探看伤势；要是伤势很重，就把他正法。魏犨猜到了晋文公的用意，把胸口包扎好出来見使者，說：“托国君的福，你看我的伤不是已經好了嗎？”当場就向前跳了好多次，又向上跳了好多次，一点也不象个病人。晋文公得到回报，就饒恕了魏犨；光杀了顚頡来示众。

……

这时，楚国和陈、蔡等国在圍攻宋国，宋国派出大夫門尹般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和众将領商議：“宋国来討救兵，要是不去援救，两国的友誼就断絕

了。要是請楚国退兵吧，楚国当然不会答应；那就只有跟楚国作战了，可是齐国、秦国不肯帮助我們，又怎么办呢？”中軍主将先軫献計說：“叫宋国不必向我們求救，却把礼物送給齐、秦两国，請这两国向楚国求情；同时我們把曹国国君扣留下来，把曹、卫的土地分一部分給宋国。楚国跟曹、卫很要好，一定不会答应齐、秦的請求。这样，齐、秦两国一面收了宋国的厚礼，一面恨楚国不听話，还会不跟我們并肩作战嗎？”晋文公听了很高兴，当下就把曹共公关押起来，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分給了宋国。

楚成王看見晋、楚之間局势紧張，自己进駐到申，下令叫申叔撤出穀城，叫子玉撤离宋国，对他們說：“不要迫近晋国的軍队。晋君在外面流亡了十九年了，到底回国登了位。他什么危險困难都經历过了，人民的好恶爱憎也都清楚了。天意让他活到現在，又給他把仇人都除掉；老天爷这样安排好的人，誰推翻得了呢？兵书上說：‘适可而止。’又說：‘知难而退。’又說：‘有德不可敌。’我看这三句話，正象是为晋国說的啊。”

子玉派部将伯棼去見楚成王，要求出战，說：“我不敢說一定有把握打胜仗，可是有人汚蔑我不会用兵，我想趁这个机会，用事实来堵塞那些小人的嘴。”楚成王听了很生气，不肯多給子玉軍队，只派了西广、东宫两支兵，还有子玉的家兵六百人也撥归他指

揮。

子玉就差遣部将宛春去通知晋軍說："希望你們釋放卫侯让他复位，同时让曹国复国，那末，我們也把圍困宋国的軍队撤退。"狐偃对晋文公說："子玉眞沒有礼貌啊！您做国君的只得到一件好处，他做臣子的倒要得到两件。打吧，别失掉这个机会！"先軫却提出不同的意見，說："您允許他吧。让人家安居乐业，就叫做有礼。現在，楚国提出一条建議，能够安定三个国家；我們要是一拒絕就会断送了它們，那就是我們无礼了，还靠什么去跟敌人作战呢？而且，不答应楚国的要求，就是不照顾宋国；我們原是来援救宋国的，临了却抛开不管，怎么对各个盟国交代？楚国的要求对三方面都有利，我們一拒絕，会跟三方面都結下仇恨；仇恨結多了，又靠什么去作战？我看不如将計就計，暗地里答应让曹、卫复国，使它們脫离楚国；再把宛春扣留下来，使楚国格外恼火。其他的事等开起仗来再进一步考慮吧。"

晋文公連称妙計，当下就把宛春拘留在卫国，不让他回去；又暗地里告訴曹、卫两国，允許恢复他們的国家。曹、卫两国果然宣告跟楚国断絕关系。

子玉果然恼羞成怒，立刻指揮部下，进击晋軍。晋軍却向后撤退。有些軍官說："我們的統帅是国君，敌人的統帅是臣子，国君躲避臣子，这是耻辱啊！况且楚軍在外日久，士气已經在低落下去，有什么理由

要撤退呢？”狐偃解釋道：“一切軍队，理直就气壮，理亏就气餒，并不在乎出征时間的长短。我們以前如果沒有楚国的帮助，也不会有今天。現在后撤九十里，就是实現报答楚国的諾言啊。要是对楚国忘恩失信，激起他們的仇恨，那末我們理亏，他們理直，他們的斗志就会昂揚，还說什么士气低落？我們撤退了，他們也回去了，这就达到了目的，我們还要求什么呢？要是他們不肯回去，做国君的节节退让，做臣子的却步步进逼，那就是他們理亏了。”

晋軍后撤了九十里。楚軍大伙儿也想停止前进，可是子玉不答应。

四月初三日，晋文公、宋成公、齐将国归父和崔夭、秦国的公子憖分别統率軍队，进駐城濮。楚軍背靠着酅山扎下陣营。晋文公看到敌人占了有利的地形，有点放心不下。他听到自己軍中傳唱着这样的歌：

> 田里好庄稼，密密又层层；
>
> 旧的且丢开，新的要經营。

心里更觉疑惑不决。狐偃說：“打一仗吧！打胜了，我們一定可以在諸侯中称霸。即使打不胜，我們晋国外边有黄河，里面有太行山，形势这样好，还是不妨事的。”晋文公又道：“可是楚国对我們有过恩惠啊。”欒枝說：“这点儿恩惠算得什么！汉水北面我們的一些兄弟国家，都給楚国吞并得一干二净了。不

能光想到小恩小惠，就忘掉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我看不如打它一仗！”

这天夜里，晋文公梦見自己被楚成王打倒在地上，楚成王伏在他的身上，吮吸他的脑浆。他記起这个恶梦，总是有些胆寒。狐偃却向他道賀：“大吉大利！您面向天，就是得到天助；他伏身向地，就是向您认罪。而且脑浆是可以使东西軟化的。”

子玉派斗勃来下战书，措辞十分傲慢，說：“我請求跟您的战士玩耍一番，您可以靠在車前横木上看看，让我也奉陪你参观。”晋文公叫欒枝答話，說：“你的話我們国君領教了。貴国的恩惠，我們从来都不敢忘記，所以退避到这儿。为了你，我們还这样做呢，怎么敢跟楚君交手？現在既然不蒙你諒解，那末，費神通知貴国将領：把人馬調度好，重視你們国君交下的任务，咱們明天早晨在战場上見面吧。”

晋軍的战車一共有七百辆，全副披挂，整整齐齐。晋文公站在有莘氏的高墩上，檢閱了全軍，說道：“上下一致，紀律严明，是可以一战的了。”又吩咐战士們砍伐树木，准备軍用。初四这天，晋軍在有莘北面列好陣势，下軍副将胥臣統带部下，抵擋楚国方面的陈、蔡两国联軍。楚国主将子玉把家兵六百人作为主力，亲自統率中軍，夸口說：“今天一定要叫晋軍完蛋！”子西統带左軍，斗勃統带右軍。

会战开始了，胥臣把战馬都蒙上虎皮，首先冲击

陈、蔡联軍。陈、蔡联軍弃陣潰逃，楚国的右軍崩潰了。晋将狐毛豎起两面大旗，引导軍队后移；欒枝叫在战車后面拖着伐下的树枝，使地上揚起一陣陣的尘土，假装慌乱逃走的模样。楚軍一見，就打馬急追。不料先軫、郤溱指揮着中軍精銳，向楚軍拦腰冲杀过来。狐毛、狐偃同軍夹击。子西的左軍手忙脚乱，招架不住，也崩潰了。楚国軍队吃了大敗仗。只有子玉趁早收了兵，总算沒有全軍覆沒。

晋軍占据了楚国的营地，就地把敌人遺弃下来的粮食吃了三天，到初八日才班师凱旋。二十九日，晋軍到达衡雍。周襄王听說晋軍战胜了，亲自赶来慰劳，晋文公就吩咐在踐土地方布置了周王行宮。

【原文】

二十八年，春，晋侯（晋文公）将伐（攻打）曹，假道（借路）于卫（卫国），卫人弗（不）許。还，自河南济（渡黄河南下），侵曹（曹国），伐卫。正月，戊申（十一日），取五鹿（河北省濮阳县南）。……

晋侯、齐侯（齐昭公）盟（訂約）于斂（liàn）盂（河北省濮阳县东南），卫侯（卫成公）請（請求）盟（訂和約），晋人弗許。卫侯欲与（联合）楚，国人不欲，故出（赶走）其君以悅（yuè，討好）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河南省睢县）。……楚人救卫，不克（胜利）。……

晋侯圍曹，門（攻城門）焉（yān，句末助詞），多死。曹人尸諸（把尸体陈列在）城上。晋侯患之（怕这件事影响士气），听輿人（群众）之謀曰："称（揚言）舍（駐扎）于墓（曹国坟地）。"师（晋軍）迁焉。曹人凶惧（恐慌）；为其所得者（指晋軍尸体）棺而出之。因其凶（恐慌）也而攻之（指曹国）。三月，丙午（初十），入曹，数（shù）之（宣布曹共公的罪状），以其不用僖負羈（jī，曹国大夫）而乘軒（大夫的車）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檢討罪状）。"令无入僖負羈之宫（屋子），而免（保全）其族，报（报答）施（恩惠）也。魏犫（chóu，魏武子）、顚頡（xié）怒曰："劳（功劳）之不图（打算奖賞），报于何有（談什么报答）！"爇（ruò，燒）僖負羈氏。魏犫伤于胸，公（晋文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問（派人慰問），且视之；病（如果伤重），将杀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灵（托国君的福），不有（已經）宁（平安）也（了嗎）？"距跃（向前跳）三百（mò，好多次），曲踊（向上跳）三百（mò）。乃（就）舍之（放过了他），杀顚頡以徇（xùn，号令）于师。……

宋人使門尹（守城門的官）般如（往）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不管它）則絕（就絕了交誼）；告楚（請楚国退兵），不許。我欲战矣，齐、秦

未可(同意)，若之何(怎么办)？”先軫(中軍主將)曰："使宋舍我而賂(送礼物)齐、秦，借之(托这两国)告楚；我执(扣留)曹君而分曹、卫之田(土地)，以賜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許也。喜賂怒頑(齐、秦恨楚国不听話)，能无战乎？”公悦(yuè，高兴)，执曹伯(曹共公)，分曹、卫之田以畀(bì，送給)宋人。

楚子(楚成王)入居于申(河南省南阳县)，使申叔去(撤离)穀(山东省东阿县)，使子玉(楚国令尹，当时是主帅)去宋，曰："无从(不要追近)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險阻艰难，备(完全)尝之矣；民之情伪(人情眞假)，尽知之矣。天假(給予)之年(时間)，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安排)，其可廢乎？軍志(兵书)曰：'允当則归(适可而止)。'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謂(好象是为晋国說的)矣。"

子玉使伯棼(fén)請(向成王請求)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間(得到机会)执(堵住)讒慝(chántè，讲坏話的人，楚臣蔿賈曾說过"子玉剛而无礼"、不能成功的話)之口。"王怒，少与之师(軍队)，唯西广、东宮(都是軍队番号)与若敖(子玉的祖先)之六卒(六百人)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請复(恢复)卫

侯而封（建立）曹，臣（子玉自称）亦釋（解除）宋之圍。”子犯（晋文公的舅父狐偃）曰：“子玉无礼哉！君（国君）取一（得到一件好处），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您）与之（允許他）。定人（使人安定）之謂礼，楚一言（一句話）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則无礼，何以战乎？不許楚言，是（这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对諸侯怎么說）？楚有三施（对曹、卫、宋三国有恩惠），我有三怨（对三国結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暗地里）許复曹、卫以携之（使他們离开楚国），执宛春以怒（激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打它的主意）。”公悅，乃拘（jū，扣留）宛春于卫，且私許复曹、卫。曹、卫告絕（宣告絕交）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軍吏（lì，軍官）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士气衰落）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合于正义）为壮（士气旺盛），曲（不合正义）为老，岂（qǐ，难道）在久乎？微楚之惠（沒有楚国的帮助）不及此（不会有今天这样），退三舍（一舍是三十里）避之，所以报也。背惠（忘恩）食言（不守信），以亢（加强）其仇，我曲楚直；其众（楚軍）素飽（一向士气飽滿），不可謂老。我退而楚还（撤退），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侵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停止前进)，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初三)，晋侯、宋公(宋成公)、齐国归父、崔夭(yāo，都是齐国将領)、秦小子憖(yìn，秦穆公的儿子)次(进駐)于城濮(山东省濮县南)。楚师背(背靠着)酅(xī，小山名)而舍(扎营)。晋侯患之。听輿人之誦(歌唱)曰：“原田(原野)每每(植物茂盛)，舍其旧而新是謀(謀立新功)。”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胜利)，必得諸侯(諸侯服从)；若其不捷，表里(外和内)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怎么对得起楚国的恩情)?”欒(luán)貞子(晋将，名枝)曰：“汉阳諸姬(汉水北面許多姬姓国家，和晋国同姓)，楚实尽之(全部灭掉他們)。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伏在自己身上)而盬(gǔ，吮吸)其脑，是以(因此)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晋文公面向着天)，楚伏其罪(面向下象认罪)，吾且柔之(使他軟化。旧說：脑浆可以鞣皮)矣。”

子玉使斗勃(楚国大夫)請战(挑战)，曰：“請与君之士(战士)戏，君凭軾(靠在車前横木上)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奉陪参观)焉。”晋侯使欒枝对曰：“寡君(对自己国君的謙称)聞命矣。楚

君之惠，未之敢忘(沒有敢忘了它)，是以在此（指退九十里)。为大夫退，其敢(哪敢)当君乎？既不获命(不蒙您諒解)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叮囑你們的将領)，戒尔（ěr，准备好你們的)車乘(shèng，車辆)，敬(认眞执行)尔君事，詰朝(明早)将見。"

晋車七百乘，韅(xiǎn)、靷(yǐn)、鞅(yāng)、靽(bàn，都是馬身上披挂的东西)。晋侯登有莘(shēn，在山东省曹县一带)之墟(旧址)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砍树)以益其兵（充实軍需)。己巳(初四)，晋师陣(摆陣)于莘北。胥臣（司空季子)以下軍之佐当（抵擋)陳、蔡（楚軍的联軍)。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率領)中軍，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楚国司馬)将左(左翼)，子上(斗勃)将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冲击)陳、蔡，陳、蔡奔(逃跑)，楚右师潰(崩潰)；狐毛(晋将)設二旆(peì，大旗)而退之(使晋軍后退)，欒枝使輿曳柴(車后拖柴，揚起尘土)而伪遁（假装敗逃)，楚师馳之（驅馬追赶)，原軫(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貴族組成的队伍)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师潰；楚师敗績(大敗)。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晋师三日館谷(駐扎下来吃繳获的軍粮)。及癸酉(初八)而还。甲午(二十九日)，至于衡雍(河南省原武县西北)。作王宮(周天子的行宮)于踐土(河南省滎泽县)。

晋秦爭霸

本篇是根据魯僖公三十年（公元前 630 年）的《烛之武退秦师》、三十二年(前 628 年)的《蹇叔哭师》、三十三年（前 627 年）的《弦高犒师》和《晋人敗秦师于殽》的傳文选譯的。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秦、晋两国貴族統治集团勾心斗角、时而联合、时而作战、互相爭夺霸权的一些情况。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頌揚了烛之武、弦高两人的机智和爱国精神。当秦、晋两国联合圍攻郑国的时候，烛之武抓住它們之間互爭霸权、利害不一致的基本矛盾，向秦穆公具体分析了灭亡郑国对秦、晋两国的利害得失，从而瓦解了敌人的同盟，挽救了郑国的危亡。后来秦国孤軍偷襲郑国的时候，又有弦高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破坏了秦軍襲取郑国的阴謀，使郑国人民免除了一次战爭灾难，成为后来喜聞乐道的爱国故事之一。

秦国老臣蹇叔和东周王孙滿的軍事預見也是值得称道的。他們分別指出：秦国“劳师以襲远”，必然劳而无功；秦軍“輕而无礼——輕則寡謀，无礼則脫(粗疏随便)”，一定要失敗。果然不出所料，秦軍在缺乏戒备的状态下，遭到晋軍的伏击，終于損兵折将、慘敗而回。秦国“劳师以襲远”，已是战略上失策，而秦軍“輕而无礼”又犯了战术上輕敌的錯誤，自然只有吃敗仗了。

【譯文】

魯僖公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晋文公和秦穆公合兵圍困了郑国国都，为的是郑国从前对晋文公无禮，而且它又怀着二心，和楚国通好。当时晋軍駐扎在函陵，秦軍駐扎在汜南。

郑国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說："国家已經很危急了。現在，要是派烛之武去見秦国国君，他一定会說服秦軍撤退的。"郑文公采用了这个建議。可是，烛之武推辞不肯去，說："我在壮年的时候都比不上别人，現在老了，更不中用了啊。"郑文公說："我不能及早重用你，現在局势危急了才求你帮忙，这当然是我的过錯。可是郑国亡了，对你也是不利的啊。"烛之武才答应了。趁着黑夜，叫人用绳子把他吊到城外去。

他到秦国营地見了秦穆公，說道："秦、晋两国圍攻郑国，郑国已經知道自己亡定了。如果郑国灭亡了能对您有好处，您劳师动众当然还值得。但是，秦、郑中間隔着个晋国，要把郑国的土地收入貴国的版图，您会懂得这是不好办的。那末，又何必把郑国灭掉来便宜您的邻国呢？邻国实力增加一分，就是您的国力削弱一分啊。如果留下郑国，作为您东方路上的招待人，您有使者往来，万一需要什么，让它可以供应，这对您并沒有害处。而且，您曾經对晋惠

公很有一番恩德的了，所以他答应回国之后把焦、瑕两座城池送給您，可是他早晨渡过河，傍晚就在那里設防擋您的駕了。这件事您一定还記得的。要知道晋国哪会有滿足的时候！等它在东面占領了郑国，就会再向西面去扩張領土，那时除了使秦国受損失之外，它还能从哪儿取得土地？象这样亏損秦国来养肥晋国的后果，您得多多考虑一番啊。”

秦穆公听了这番話，觉得很有道理，就跟郑国簽訂了和約，派定杞子、逢孙、揚孙三位官員率領一支軍队，留在郑国駐防。他自己就統帯軍队回国去了。

晋大夫狐偃看見秦軍背約，反而給郑国撑腰，就請晋文公攻打秦軍。晋文公却說："不能这么办。我們当初沒有这个人的援助，不会有今天。依仗过人家的力量，反而去伤害人家，这是不仁；跟老朋友断絕关系，这是不智；用冲突来代替和好，这不是勇敢。我們还是回去吧。"晋軍也撤退了。

三十二年冬天，晋文公去世了，襄公登了位。……杞子从郑国送信报告秦穆公："郑国派我掌管国都北門的防务。要是秘密派兵来偷襲，郑国就是我們的了。"秦穆公接信后，向老臣蹇叔征求意見。蹇叔說："調动大軍去偷襲很远的国家，这样的事，我从来沒有听說过。人馬赶得精疲力尽，对方却早已有了防备，恐怕不能这样干吧？我想，我們的軍事行动，郑

国一定会知道，一知道，就偷襲不成；白白地兴师动众，毫无所得，老百姓一定会生反感。而且行軍路綫这么长，还瞒得住誰呢？”

秦穆公沒有听蹇叔的劝告。命令孟明視、西乞术、白乙丙带領軍队从国都东門出发。蹇叔流着眼泪对他們說：“孟明啊，我眼看着大軍出发，可不能够見到他們回来了啊！”秦穆公馬上派人对蹇叔說：“你这老糊涂懂得什么！如果你只活六七十岁的話，現在你墓上的树木已經碗口粗啦。眞是个老不死！”蹇叔的儿子也在这支远征軍里，老头儿又哭着送他道：“晋軍一定在殽山地区抗击我們。那里有两座山：南面一座有夏王皋的坟墓；北面一座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地势非常險恶。你們一定会死在这两山之間。唉，让我到那里給你收尸吧！”秦軍便向东进发。

三十三年春天，秦軍經过周朝首都洛阳的北門。为了对天子表示敬意，每辆战車上只留下駕馬的人，左右两旁的战士都脫下头盔，下車步行；走了一段路，再跳上战車。这样过去的有三百辆。王孙滿这时还很年青，在路旁看了，回去对周襄王說：“秦国軍队行动輕率，沒有礼貌，这次出征，一定要失敗。行动一輕率，就会少考慮；沒有礼貌，就会粗疏随便。进入險要的地方，却粗疏随便，又不多加考慮，能够

不失敗嗎？”

秦軍到了滑国境內，恰巧郑国有个商人弦高，要到周朝首都去做买卖，跟大軍碰上了。弦高猜到了秦軍的来意，立刻先拿出四張熟牛皮，随后又加上十二头牛，假托代表郑国，来慰劳秦軍，还說："敝国国君听到你們統带軍队，路过敝国，长途辛苦，因此用这一点东西，慰劳你們的部下，略表心意。敝国条件很差，为了接待你們的部下，如果住下来，就准备一天的供应，如果只是經过，就負責一夜的警卫。”弦高一边应付秦軍，一边通知傳递公文的驛站飞报国君。

郑穆公接到报告，大吃一惊，急忙叫人去偵察秦国駐防軍的动靜。只見秦軍已經捆扎停当，备好車辆，刀枪擦得雪亮，馬匹喂得飽飽的，准备随时行动。郑穆公就派皇武子向秦国将軍們下逐客令，說："各位在敝国呆得太久了，因此我們的粮食和牛羊都供应光了。現在听說各位就要开拔，再沒有什么路粮可以送行了。我們郑国有个牧养場叫原圃，正跟秦国的具囿一样，只好請各位原諒我們，自己去打些野味，路上充饥吧！”秦国的将軍們知道阴謀已被揭穿，立脚不住，杞子逃往齐国，逢孙和揚孙也逃到宋国去了。

孟明知道了这个消息，对部下說："郑国已經有了准备，沒有偷襲成功的希望了。要硬攻又攻打不下，要圍困又接应不上，我們还是回国吧。”就順手灭

掉了滑国，取道而回。

再說秦軍东进的消息傳到了晋国，主将先軫对晋襄公說："秦国不听蹇叔的話，为了滿足貪欲，劳师动众，这正是老天給我們的好机会。机会不可錯过，敌人不可放过。放过了敌人，后患无穷；違背了天意，一定不利。我們必須出击秦軍！"另一个将領欒枝說："我們还沒有报答秦国的恩惠，反而拦击它的軍队，难道是因为文公已經去世就不顾旧交了嗎？"先軫說："秦国不体念我們的国丧，反而偷襲跟我們同姓的郑国，灭掉跟我們同姓的滑国，他們这样无礼，还談什么恩惠？常言道得好：一次放过敌人，几代吃够苦头。为了子子孙孙的安全打算，能說是違背去世的国君嗎？"这样，晋国就下了动員令，又飞快調动姓姜的戎族助战。晋襄公穿上黑色的丧服，梁弘給他駕車，萊駒在車右做警卫。四月十四日，在殽山地带打敗了秦軍，活捉了百里孟明視、西乞术、白乙丙三个大将，得胜回国。

晋襄公的母亲文嬴，請襄公釋放她娘家的将軍們，她說："都是他們三个从中挑撥，使得我們两国伤了和气。現在秦国国君就是吃那三个人的肉，还感到不够痛快呢，又何必煩劳你懲办他們？不如放他們回去，让秦君拿他們正法，也好消去心头怒气。你看怎么样？"襄公答应了，就把秦軍三个主将放走。

先軫来朝見襄公，問起秦国的俘虏。襄公說：

“我答应了太夫人的請求，把他們放走了。”先軫一听，勃然大怒，說：“将士們拚了性命，从战場上把他們活捉过来；老婆子光一句話，就在朝廷上把他們放走，这眞是毁灭了胜利果实，助长了敌人力量，我們馬上就要亡国了！”不管当着襄公的面，“呸”的一声吐了一大口唾沫。

襄公知道做錯了事，立刻派大夫阳处父去追赶放走的人。一直追到黄河边上，总算赶着了，他們却已經坐在船里。阳处父心生一計，就解下車子左边的馬，說是奉了襄公的命令，送給孟明，想把他們誘到岸上来。不料孟明也乖觉，只在船上行礼致謝，說：“感謝貴国的恩典，不把我們这些俘虏的血拿来涂战鼓，而让我們回去接受国法的制裁。我們就是死去，也是死得其所了。如果我国也象晋君一样寬弘大量，保全我們的性命，那末，三年之后，再来报答貴国的‘恩典’吧。”

百里孟明等人回到秦国的时候，秦穆公穿了丧服，在城外等候。他对着回来的将士們哭着說：“我沒有听从蹇叔正确的意見，害得你們吃敗仗、受侮辱，这是应当由我来負責的。”并沒有把孟明革职。还說：“这是我的过錯，你有什么罪名呢？而且我們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小过失，就抹杀他的大优点啊。”

【原文】

九月（魯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十三日），晋侯、秦伯（晋文公和秦穆公）圍郑（郑国），以其无禮于晋，且貳于楚（对晋有二心，亲近楚国）也。晋軍（駐扎）函陵（河南省新郑县北），秦軍氾（sì）南（河南省中牟县南）。

佚（yì）之狐（郑国大夫）言于郑伯（郑文公）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郑国大夫）見秦君，师（秦兵）必退。"公从之（依从了他）。辞（推辞）曰："臣（烛之武自称）之壮（壮年）也，犹（还）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您），今急而求子，是（这是）寡人（国君自称）之过（过失）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yān，句末助詞）。"許之（答应了郑文公）。夜，縋（用绳子吊下去）而出（出城）。

見秦伯曰："秦、晋圍郑，郑既（已經）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您），敢以煩（煩劳）执事（您的部下）。越国（越过別国的国境）以鄙远（侵占僻远的地方作为本国的边境），君知其难也。焉用（何必）亡郑以倍（便宜）邻（指晋国）？邻之厚（实力雄厚），君之薄也。若舍（留下）郑以为东道主（东方

路上的招待者)，行李(使者)之往来，供其困乏(疲劳和缺少)，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賜(曾經对晋惠公有恩惠)矣，許(許給)君焦、瑕(xiá，河南省陝县附近，都是晋国領土)，朝(早晨)济(渡河)而夕設版(建筑防御工事)焉，君之所知也。夫(fú，发語詞)晋何厌之有(哪会滿足)！既东封郑(把郑国占作边疆)，又欲肆(扩展)其西封(边疆)，若不缺(割取)秦，将焉(哪儿)取之？缺秦以利晋，唯(希望)君图之(考虑这件事)！"

秦伯悦(yuè，滿意)，与郑人盟(訂和約)，使杞子、逢孙、揚孙(都是秦国大夫)戍(shù，駐守)之(指郑国)，乃还。子犯(狐偃，晋国大夫)請击之(指秦国)，公(晋文公)曰："不可。微(沒有)夫(fú)人(那个人，指秦穆公)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伤害他)，不仁；失其所与(盟友)，不智；以乱易整(用冲突代替和好)，不武。吾其(还是)还也。"亦去之(撤离郑国)。

冬(僖公三十二年冬天)，晋文公卒(死)。……杞子自郑使告(派人报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管理)其北門之管(钥匙)，若潜师(秘密进軍)以来，国(郑国)可得也。"穆公訪(詢問)諸(之于)蹇

(jiān)叔(秦国大夫)。蹇叔曰:"劳师(軍队)以襲远(襲击远方国家),非所聞也。师劳力竭,远主(被襲者)备之(指襲击者),无乃(不是)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劳苦)而无所(没好处),必有悖(bèi)心(反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辞(不听)焉。召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术)、白乙(名丙,都是秦将),使出师于东門之外。蹇叔哭之(哭送他們),曰:"孟子(指孟明),吾見师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指蹇叔)曰:"尔(ěr,你)何知!中寿(六、七十岁),尔墓之木拱(两手合抱)矣。"蹇叔之子(儿子)与师(在軍中),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抵抗我軍)必于殽(yáo,殽山,在河南省洛宁县西北)。殽有二陵(山丘)焉:其南陵,夏后皐(夏朝的一个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周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間(死在这二陵中間),余(我)收尔骨焉。"秦师遂东(就东进)。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东周国都洛阳)北門,左右(战車两边的战士)免冑(zhòu,脫下头盔)而下(下車。这是对周天子表示敬意,但照规矩是要解除全部武装的),超乘(shèng,跳上車)者三百乘(辆)。王

孙滿(周朝大夫)尙幼，观之，言于王(周襄王)曰："秦师輕(輕率)而无礼，必敗。輕則寡(少)謀，无礼則脫(疏略)；入險(險要地方)而脫，又不能謀，能无敗乎？"

及(到)滑(滑国，河南省偃师县南)，郑商人弦高将市(做买卖)于周，遇之。以乘韦(四張熟牛皮)先(在先)，牛十二犒师(慰劳秦軍)，曰："寡君(敝国国君)聞吾子(你)将(率領)步师出于敝邑(国)，敢犒从者(你的部下)，不腆(tiǎn，不丰厚)。敝邑为从者之淹(耽擱)，居(住下)則具(备办)一日之积(物資)，行則备一夕之卫(警卫)。"且使遽(jù，傳遞公文的馬車)告于郑。

郑穆公使視客館(杞子等人的宾館)，則束載(捆扎行李)、厉兵(磨快武器)、秣馬(喂飽馬匹)矣。使皇武子(郑国大夫)辞(下逐客令)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惟是(因此)脯(干肉)資(粮食)餼(xì)牵(牛羊猪)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郑国牧养場)，犹(如同)秦之有具囿(秦国牧养場)也，吾子取其麋(mí，大鹿)鹿，以閑敝邑(让敝国松口气)，若何(怎么样)？"杞子奔(逃往)齐(齐国)，逢孙、揚孙奔宋(宋国)。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希望得到)也，攻之不克(打下)，圍之不继(接应不

上)，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軫(zhěn，晋国主将先軫)曰：“秦違(不听)蹇叔而以貪勤民(使人民劳苦)，天奉我(送給我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放走)。纵敌患生(生出灾禍)，違天不祥。必伐(攻打)秦师。”欒(luán)枝(晋将)曰：“未报秦施(恩惠)，而伐其师，其(难道)为死君(指晋文公，受过秦国帮助)乎？”先軫曰：“秦不哀(同情)吾丧(文公新死)而伐吾同姓(郑国、滑国和晋国都姓姬)，秦則无礼，何施之为(还顾什么恩惠)？吾聞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謀及子孙，可謂死君乎？”遂发命(命令)，遽(立刻)兴(征发)姜戎(姓姜的戎族)，子(晋襄公)墨(染上黑色)衰(cuī)絰(dié，麻布孝服)，梁弘御戎(駕統帅的战車)，萊駒为右(車上的警卫)。夏，四月，辛巳(十四日)，敗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視、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文嬴(晋襄公母，文公夫人，秦穆公女)請(請求釋放)三帅(孟明等人)，曰：“彼(指三帅)实构(挑撥)吾二君，寡君(秦穆公)若得而食之，不厌(还不滿足)。君(晋襄公)何辱討(劳駕懲办)焉？使归就戮(lù，被杀)于秦，以逞(快)寡君之志，若何？”公(晋襄公)許之。

先轸朝（cháo，朝見襄公），問秦囚（qiú，指三帅）。公曰："夫人請之，吾舍（釋放）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拼命）而拘（俘虏）諸（之于）原（战場上），妇人暫（一下子）而免（放走）諸国（朝廷上），墮（毁坏）軍实（战果）而长寇仇（帮助敌人），亡无日（不久）矣！"不顾而唾（tuò，吐口沫表示憤怒）。

公使阳处父（晋国大夫）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cān，車子左边的馬）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qǐ）首（磕头）曰："君之惠（晋君的恩典），不以纍臣（俘虏）衅（xìn）鼓（杀人以血涂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之以为戮（把我們杀死），死且（将）不朽。若从君惠（托晋君的福）而免之（饒恕我們），三年（三年后）将拜君'賜'（答謝晋君的"恩惠"。这里是說要报仇）。"

秦伯素（白色）服郊次（候在城外），向师而哭曰："孤（国君自称）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使你們受辱），孤之罪也。"不替（革职）孟明。"孤之过（过失）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shěng，过失）掩（抹杀）大德。"

筑城者之歌

本篇故事是根据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的傳文选譯的。

故事主角华元是宋国的大臣，他在春秋中期掌管宋国政务，前后有四十年。宋国的位置和郑国一样，介于晋、楚中間，东面又靠近齐国，执政的大臣必須采取妥善的对內对外政策，才能团結力量，应付强邻。根据《左傳》記載，华元还算得是个忠于为国的人，可是他的識見、才能都有限，在他执政期間，并沒有使宋国免于侵略的灾难。

这篇故事通过筑城的劳动人民的簡短歌詞，生动而深刻地刻划出华元这位不明事理、庸碌无能的大官僚的形象，同时嘲笑了他那种兵敗被俘、逃跑回来后还洋洋自得的恬不知耻的行为。此外，作者还对宋国大夫狂狡怜憫敌人的錯誤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評，教育人們对待敌人应当坚决果敢；对車夫羊斟因个人私怨，竟不惜干出叛国敗軍的罪恶行为，則給以无情的鞭撻。作者在对待这三个人的批評問題上，显示了他的严肃不苟的写作态度。

【譯文】

鲁宣公二年春天，郑国公子归生接受了楚国的

命令攻打宋国，宋国主帅华元和副将乐呂統兵迎敌。二月初十日，在大棘地方展开战斗，宋軍大败。郑軍活捉了华元，打死了乐呂，还繳获兵車四百六十辆，俘虏敌軍二百五十名，杀死一百多人。

在战斗中，宋国大夫狂狡和一个郑国士兵遭遇上了。那士兵慌忙逃跑，失足掉进一口井里。狂狡走到井边，倒拿着戟，把柄伸到井里将他吊了出来。不料那兵士一出井口，因武器在手，反而把狂狡生擒了过去。

史官評論这件事說："狂狡不遵守作战的規矩，違反了果敢杀敌的命令，被敌人俘虏了去，眞是活該啊。打仗的时候，必須让大家知道：应該以'果''毅'的态度对付敌人，爭取作战胜利。这是重要的原則。所謂果，就是勇于杀敌；所謂毅，就是消灭敌人完成任务。違反这个原則，当然是自找死路了。"

在战斗将要开始的时候，华元宰羊犒劳将士，他的駕車人羊斟却沒有分到。等到交战的时候，羊斟說："以前分发羊肉由你做主；今天的事嘛，可得由我做主了。"就故意把車赶进敌軍里去，因此宋軍主帅被擒，败得那样慘。

史官批評这件事說："羊斟可算不得是个人呵！他为了个人的私怨，不惜做出禍国殃民的勾当。这样的行为，按照刑法規定，罪过沒有比他更大的了！《詩經》里所說的'丧尽天良的人'，不正是羊斟这类

人嗎？他害了許多人来图自己一时的快意！”

停战之后，宋国用兵車一百辆和好馬四百匹，向郑国贖回华元。才交了一半，华元却已經逃了回来。他来到城門外，說明了身分，进了城，会見了守城的大夫叔牂。叔牂慰問他道：“您不幸落到敌人手里，大約是您的馬出了毛病吧？”华元說：“不是馬，是人啊！趁着两国在讲和，我就溜回来了。”

不久，宋国修筑城墙，华元担任监工官，視察工程进度。只听得筑城的老百姓唱道：

> 瞪着双大眼睛，挺着个大肚子，
> 丢盔弃甲逃回来，还是挺神气！
> 絡腮胡子，胡子絡腮，
> 吃了敗仗逃回来！

华元听了，便派車上的卫兵去向大家唱道：

> 黄牛有的是皮，犀牛兕牛也很多，
> 丢盔弃甲值什么！

筑城的民工們紧跟着唱道：

> 就算牛皮用不完，沒油沒漆不好看！

华元忙对駕車的人說：“快些走开吧！他們人多口众，我可只有一張嘴！”

【原文】

二年（魯宣公二年），春，郑公子归生（郑国的貴族）受命（接受命令）于楚，伐（fá，攻打）宋。宋华

元（宋国掌政的大臣）、乐吕（宋臣）御（抵抗）之（指归生）。二月，壬子（初十），战于大棘（jí，河南省柘城县西北），宋师（軍队）敗績（大敗）。囚（俘虏）华元，获乐吕，及甲車（有战士的兵車）四百六十乘（shèng，辆）。俘二百五十人，馘（guó，割下左耳）百人。

狂狡（宋国大夫）輅（yà，遇）郑人（郑国士兵），郑人入于井。倒戟（jǐ，古代的武器）而出之（把郑国士兵救出来），获狂狡。

君子曰（这是記录这事的史官批判狂狡的話）：“失禮（指作战的規矩）違命，宜（应該）其为擒（被俘）也。戎（róng，用兵之道），昭（让大家明白）果毅（勇敢和有毅力）以听之（接受命令）之謂禮。杀敌为果，致（养成）果为毅。易（不按照）之，戮（lù，被杀）也。”

将战（这是补說华元被俘的經过），华元杀羊食（sì）士（犒賞战士），其（指华元）御（車夫）羊斟（zhēn）不与（yù，沒有吃到）。及（等到）战，曰：“疇（chóu）昔（日前）之羊，子（你）为政（做主）；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一起进入）郑师，故敗。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hàn，个人的怨恨），敗国殄（tiǎn，害）民，于是（对于这种事情）刑孰大（沒有比这更大）焉！《詩》所謂‘人之无良（坏透了）’者，其（可不是）羊斟之謂乎？殘民

(伤害人民)以逞(chěng，使自己快意)！”

宋人以兵車百乘(shèng)，文馬(身上画着文采的馬)百駟(四百匹)，以贖(換回)华元于郑。半入(东西交了一半)，华元逃归。立于門(城門)外，告(說明自己身分)而入，見叔牂(zāng，宋国守城門的大夫)。曰："子之馬然(这样做)也？"对曰(华元回答說)："非馬也，其人也！既合(已經讲和)而来奔(跑了回来)。"

宋城(修筑城墙)，华元为植(担任监工)，巡功(查看进度)。城者(筑城的人)謳(ōu，唱)曰："睅(hàn，睁大)其目，皤(pó，大)其腹，弃甲(扔了鎧甲)而复(回来)！于(发語詞)思(sāi，絡腮胡子)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驂乘(cānshèng，車上的卫兵)謂之(指筑城的人)曰："牛則有皮，犀(xī)兕(sì，犀牛、兕牛，都是野兽名，皮可制甲)尚多；弃甲則那(nuó，有什么要紧)！"役人(指筑城的人)曰："纵(即使)其有皮，丹漆若何(怎么办)？"华元曰："去(走开)之！夫(fú，那些人)其口众我寡！"

晋灵公和赵盾

本篇故事是根据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的傳文选譯的。故事內容写的是暴虐无道的晋灵公和正直的大臣赵盾之間的冲突。赵盾是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当时人有“赵衰（cuī，赵盾的父亲）如冬日之可爱，赵盾如夏日之可畏”那样的評語。所謂可畏，是指他办事严肃认眞，并不是对他的否定。

作者通过刺客鉏麑宁愿違命自杀而不愿杀害赵盾，晋灵公的武士灵輒倒戈保护赵盾脫險，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生命，以及荒淫无道、众叛亲离的晋灵公終于落得被杀的下場等故事情节的描写，表現了作者对暴君的譴責，对正义的支持，态度是非常鮮明的。不过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是带着一定的局限性的。刺客鉏麑具有明辨是非的主要一面，但他却摆脫不了“君君臣臣”的封建正統观念的束縛，以致无法解决“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的严重矛盾，終于不得不自杀；而武士灵輒的結局，也仍然是这种思想矛盾的另一表現形式，都带有显明的封建烙印。

【譯文】

晋灵公不成个国君。他殘酷地剝削人民，过着

荒淫浪費的生活，連宮殿的墙壁上都装飾着华丽的采繪；又从高台上用彈弓彈人，把看人們躲避彈子作为娛乐。

有一次，厨师給他燜熊掌燜得不透，他就立刻把厨师杀掉，尸首放在簍子里，差两个宮女抬着，經过大殿送出去。赵盾、士季两位大臣看見簍子里露出人手，忙向宮女查問情由。他倆都觉得灵公太荒唐，打算进去規劝。士季說："要是我們两个一同进去規劝，他不肯接受，就沒有人再继續讲話了。让我先进去，他不听，那末你再去讲。"

士季进去朝見，灵公装作沒看見。直到他前进三次，来到了簷下，灵公知道躲不过了，才看了他一眼，不等他开口，就說："我已經知道自己的过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磕头回答說："哪一个人沒有过錯呢，犯了过錯能够改正，就是了不起的好事。不过，《詩經》上說：'事情不难有个好开头，可是很少有个好結局。'这么說来，能够眞正改过的人也就少得很了。您如果能够貫徹始終，国家就可以永远太平，不光是我們做臣子的托您的福了。《詩經》上又說：'天子有了过失，全仗仲山甫来补救。'这是歌頌周宣王能接受大臣的劝告改正过錯的。您也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位好国君了。"

灵公口里虽然答应，还是一直沒有改。赵盾又几次三番地苦劝，惹得灵公恼羞成怒，竟派了个名叫

鉏麑的刺客去暗杀赵盾。天剛亮的时候，鉏麑溜进赵府，看見臥室的門已經开了，赵盾把朝服穿得端端正正，准备上朝，因为时間还早，坐在那里閉目养神。鉏麑立刻退了出来，感动地說："他在自己家里还这么严肃恭敬，眞是老百姓的一位好領袖！我杀害老百姓的好領袖，就是不忠；沒有执行国君的命令，就是失信。不忠，不行；失信，也不行；还不如自己死了吧！"就一头撞死在院子里的槐树上了。

九月里的一天，灵公請赵盾进宮喝酒，暗中埋伏下武士，打算在宴席上杀掉他。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觉这事，赶快迈步走上殿堂，大声說："做臣子的陪伴国君宴会，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是不合礼节。"不由分說，就搀扶着赵盾下殿。灵公忙嗾他的猛犬追赶赵盾。提弥明赤手空拳，跟狗搏斗，把它打死。赵盾憤怒地說："不用好人，却仗狗势，虽說狠毒，有什么用！"提弥明一边抵擋灵公的武士，一边保护赵盾往外走，竟在战斗中牺牲了。

几年之前，赵盾在首阳山打猎，歇在一片綠蔭濃密的桑林里，看見有个叫灵輒的汉子餓倒在地上，只当他生了什么病。那人回答說："已經有三天沒吃飯了。"赵盾就請他吃飯。他却留下了一半。問他这是为了什么。他說："我到外面求差事，已經三年了，还不知道母亲在家里怎么样。現在离开家乡近了，我想把这一半带回去給她老人家吃。"赵盾叫他只管吃

完，另外給他备好一篮飯和一份肉，放在口袋里，让他带回去。后来灵輒参加了灵公的武士队伍。这次，他假装追赶赵盾，却掉过枪头来擋住其他的武士，掩护赵盾脫了險。赵盾問他为什么这样。他說："我就是那个餓倒在桑林里的人啊。"再問他的姓名和住址，他什么也不說就跑开了，从此不知去向。

九月二十七日，赵盾的同族赵穿在桃园地方把灵公杀死。这时，赵盾正避难出国，还沒有走出边界上的山岭，听到这个消息就回来了。

【原文】

晋灵公不君（不成个国君）：厚斂（liǎn，大量剝削人民）以雕墻（墻壁上涂着彩飾）；从台上彈人，而观其避丸（彈子）也。宰夫（厨工）胹（ér，煮）熊蹯（fán，熊掌）不熟，杀之，寘諸（之于）畚（běn，畚箕），使妇人載（抬着）以过朝。赵盾、士季（都是晋国大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为晋灵公的无道而忧虑）。将諫（jiàn，規劝），士季曰："諫而不入（接受），則莫（沒有人）之继也。会（士季的名）請先；不入，則子（你）继之。"三进（前进三次）及溜（到了簷下），而后視之。曰："吾知所过（所犯的錯誤）矣，将改之。"稽（qǐ）首（叩头）而对曰（回答說）："人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yān，于此）。《詩》曰：

'靡(沒有)不有初(开始)，鮮(很少)克(能够)有終。'夫(fú，发語詞)如是(这样)，則能补过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jì，指国家)之固也，豈唯(不仅是)羣臣賴(依靠)之！又曰：'袞(gǔn，天子礼服，指天子)职有闕(过失)，唯仲山甫(周宣王的大臣)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袞(指国君的职責)不廢(荒廢)矣。"

犹(还是)不改。宣子(赵盾)驟(zòu，多次)諫，公(晋灵公)患之。使鉏麑(chúmí)賊(暗杀)之。晨往，寢(臥室)門辟(开)矣。盛服(穿着隆重的朝服)将朝(上朝)，尙早，坐而假寐(mèi，閉目养神)。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命令)，不信。有一(一件)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秋，九月，晋侯飲赵盾酒(請赵盾喝酒)，伏甲(埋伏武士)将攻(杀)之。其(指赵盾)右(車右，即卫士)提(shí)弥明知之，趨登(快步上殿)曰："臣侍君宴，过三爵(jué，酒杯)，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sǒu，唤狗的声音)夫(fú，那只)獒(áo，凶猛的狗)焉。明搏(徒手相打)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有什么用)！"斗且出(边斗边走)，提弥明死之。

初(当初)，宣子田(打猎)于首山(首阳山，山西省永济县南)，舍(休息)于翳(yì)桑(桑蔭下面)。見灵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sì)之(請他吃飯)，舍(留下)其半。問之，曰："宦(huàn，外出求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离家近了)，請以遺(wèi，送給)之。"使尽(吃完)之，而为之(給他准备)簞(dān)食(一籃飯)与肉，置諸橐(tuó，口袋)以与(給)之。既而(不久)与(参加)为公(晋灵公)介(甲士)，倒戟(jǐ，掉过武器)以御(抵抗)公徒(部下)，而免之(使赵盾不受害)。問何故，对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姓名住址)，不告而退。遂(就)自亡(自己逃走)也。

乙丑(九月二十七日)，赵穿(赵盾的同族)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指晋国边界的山)而复(回来)。

鄢陵之战

本篇故事是根据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的傳文选譯的。

春秋中期，是晋、楚两国爭霸的时期，两国之間不断发生大战：城濮之战，晋胜楚敗；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本书沒有选譯），楚胜晋敗。但是这两次战爭，双方都沒有取得彻底压倒对方的胜利。公元前575年，晋国因郑国叛晋附楚，出兵打它，郑国向楚国求援，因此便爆发了晋、楚爭霸的最后一次的鄢陵之战。

这次战爭虽說是晋胜楚敗，但也同样不能够說明晋国的实力超过了楚国，因为双方在战斗中其实是打了个平手，并沒有眞正的决战。这在楚軍方面，由于楚王和子重缺乏作战决心，子反主战和他們存在着矛盾，因此只好撤退，避免更大的損失。在晋国方面，也表現了将領間的意見分歧，反映了国內貴族逐漸形成集团的分裂局面，正如范文子所說，国內矛盾很深，也沒有必胜的把握，因而也在避免决战。因此，这次战爭就这样草草結束了。从此以后楚国因为吳国兴起，忙着抵御东方的敌人，晋国因为貴族紛爭，无暇向外发展，所以双方都再不能够进行另一次較大規模的爭霸战爭了。

这篇文章着重反映了晋、楚两国內部的复杂矛盾。它巧妙地通过战役的細节描写和人物的刻划，把这些矛盾在字里

行間显現出来，非常耐人寻味；同时，它主要采取了双管齐下、平行叙述的方法，打破了順次叙事的陈套，更显得新鮮活潑，表現出它很高的艺术价值。

【譯文】

魯成公十六年六月，晋、楚两国軍队在鄢陵地区相遇。范文子主張避免冲突。郤至却說："在韓的战役中，惠公潰不成軍；在箕的战役中，先軫不能生还祖国；在邲的战役中，荀林父敗得落荒而逃。这些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您是知道这些历史的。現在我們如再迴避楚国，眞是耻上加耻了！"范文子解釋道："我們前代国君的接連作战，是有緣故的。当时秦、狄、齐、楚等国都强大，要是我們不努力，子孙就站不起来。現在三国已經屈服，我們的对手只有楚国罢了。只有圣人，才能使內外都不发生矛盾；我們不是圣人，外面太平无事，內部矛盾就会加深起来。为什么不让楚国留在一边，使我們經常保持警惕呢？"

五月月底这一天，楚軍一早晨就迫近晋軍，展开陣势。晋軍的軍官們看見敌人占了有利形势，担心自己的队伍拉不开。文子的儿子范匄走上前，說："我們可以把营地上的井填塞，把灶头剷平，就在自己的营盘中列成陣势，陣前留下寬敞的出路，这就行了。晋、楚两国的胜敗，只看天意怎样，哪里用得着瞎担心呢！"文子听了大发脾气，拿起戈来赶他出去，

罵道："国家的存亡是靠老天爷，小孩子懂得什么！"欒书說："楚軍輕浮急躁，我們守牢了营盘等待着，不出三天他們一定会撤退的。趁他們撤退的当儿，我們全軍出击，一定会大获胜利了。"郤至說："不，楚軍有六桩缺点，我們可别失掉大好时机啊！他們两个統帅鬧别扭；楚王的亲兵暮气沉沉；郑国的軍队勉强摆出陣势，却很不整齐；蛮人虽然組成队伍，可連陣势都不会排列；出陣开仗，不避忌月底；陣地上的士兵一味吵吵鬧鬧，集合的时候，就鬧得越发厉害，这显然是各有打算，缺乏斗志。要知道老兵未必能征惯战，加上犯了天忌，我軍一定能够战胜他們。"

在楚軍那边，楚共王登上有高台的战車，偵察晋軍的行动。子重派太宰伯州犁——原是晋国的臣子，前年才逃亡到楚国来的——跟在共王的后面做顾問。当下共王問道："他們正在奔跑着，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这是干什么？"伯州犁說："是召集軍官們。""那些人都集合在中軍了。"伯州犁說："这是在会議。""張开了一座天幕了。"伯州犁說："这是祭告前代国君，預卜吉凶。""現在天幕撤去了。"伯州犁說："快要发布命令了。""那边为什么人声嘈杂，尘土飞揚？"伯州犁說："看来是在填井平灶，摆开陣势呢。""大家都登上战車了——两边的战士又拿着武器下車了！"伯州犁說："这是参加宣誓。""就要开仗了嗎？"伯州犁說："这还难說。""他們又上了車

了——又下車了。”伯州犁說：“这是禱告神明，保佑打胜仗。”

伯州犁正在这样地把晋国队伍的情况指点給楚共王看。在晋軍这边，苗賁皇——原是楚国臣子逃亡在晋国的——也正在晋厉公身旁，也把楚国队伍的情况指点給晋厉公看。晋国的将士們都說：“伯州犁在楚国，知道我方的虛实，而且楚国的精銳全都集中了，力量雄厚，不容易对付！”苗賁皇向晋厉公提出建議：“楚国的精銳，不过是中軍里面的那部分亲兵罢了，您如果分出一部分精兵去攻打他們的左右两翼，却集中三軍猛扑楚王的亲兵，一定可以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晋厉公吩咐打卦来預卜吉凶。打卦的人說：“大吉大利。这是‘复’卦，卦里說：‘南方国家要失势，箭射国王，中了眼珠子。’国家失势，国王受伤，不吃敗仗还会有什么呢？”厉公便决定作战。

陣地前有一个大泥沼，两国軍队都分开左右繞过泥沼前进。这一边，步毅給晋厉公駕車，欒鍼在車右警卫。那一边，彭名給楚共王駕車，潘党在車右警卫；石首給郑成公駕車，唐苟在車右警卫。晋厉公的車子，由欒、范两族的队伍在两旁拥簇着前进，一个不小心，厉公的車子陷在泥沼里面。中軍主将欒书請厉公換坐他的車子，他的儿子欒鍼喊道：“欒书走开！国家托付了你重大任务，怎么可以自作主張、乱管閑事呢？再說，侵犯了别人的职权是冒功，放弃了

自己的責任是瀆职，离开了本身的崗位是藐視紀律。你这样做有三种罪名，快不要胡来！”欒鍼說完，纵身跳下車，用力掀起車子，把它从泥沼里拖了出来。

在前一天，楚軍方面，潘尫的儿子潘党和有名的射手养由基叠起了好儿层铁甲，比賽射箭。他們都射穿了七层铁甲。就拿去給楚共王看，夸口道：“您有两个本領这么高强的射手，还愁不打胜仗嗎！”不料共王发怒道：“你們在給我丢臉！明天早上你們一射箭，就会死在卖弄本領上面。”晋国的吕錡梦見自己弯弓射月亮，一箭就射中了，才一轉身退下来，却跌进了泥水塘里。他去問卦，打卦的說：“姓姬的国家好比是太阳，外姓的国家好比是月亮。你射中的一定是楚王。射中之后跌进泥塘里，你自己也一定活不了。”这天，晋、楚两軍展开大战，吕錡果然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楚共王忍着創痛，喊养由基来，交給他两枝箭，叫他去报仇。养由基颼地一箭射去，不偏不斜，正中吕錡的咽喉，倒在弓套边死了。养由基把另一枝箭退还給楚共王复命。

在战斗中，晋将郤至三次碰上了楚共王的亲兵。他望見了楚共王，总要跳下战車，除去头盔，一陣风似地跑过去（这是对别国国君表示敬意）。楚共王也注意到了，吩咐工尹襄拿一張弓去送給郤至，慰問他，說：“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紅色皮綁腿的，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一見着我，就跑得那

么快，沒太累了嗎？”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还是除去头盔，听他傳达楚王的話；接着回答說：“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君的命令参加作战，托您的威福，正穿戴着盔甲，照例不能下拜。承蒙慰問，請让我說，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說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晋将韓厥追击郑成公，給他駕車的杜溷罗說：“快些追！看他駕車的人老是回头張看，不去专心駕駛，我們一定追得上他。”韓厥說：“記得上次我差点儿俘虏了齐君，現在可不能够再羞辱另一个国君了。”他們就停止了追赶。后来，郤至也来追赶郑成公，他的右卫茀翰胡向他建議：“派輕装的战車繞到他前面，拦住去路，我从后面攀登上他的車子，就可以把他抓过来。”郤至說：“伤害国君是有罪的。”也停止不追了。在郑成公的車上，駕車的石首說：“从前卫懿公跟狄人作战，为了沒有收下他的大旗，让狄人有了攻击的目标，結果敗得很慘。”說着，他把大旗卷了起来，藏到弓套里去。車右唐苟对石首說：“你担当駕駛的重要任务，利害关系很大。我不及你那样重要。你赶快护送国君冲出包圍，让我在这里掩护你們吧！”郑成公因此脫了險，唐苟到底牺牲了。

楚軍边战边退，退到了險恶难走的地带。楚将叔山冉对养由基說：“虽然国君吩咐过你不要卖弄本領，現在为了国家的緣故，你一定得射了。”养由基弯

弓搭箭，射了两次，就射死两个敌人。叔山冉随手抓起一个敌人，向晋軍战車上猛砸过去，把那車前的横木都打断了。这样，晋軍的攻势才被擋住。可是楚王的公子伐还是被俘虏了。

欒針望見楚将子重的旗帜，就向晋厉公提出請求："楚国俘虏說，这是子重的帅旗，子重大約就在旗帜下面了。記得我前次奉使到楚国去，子重曾經問我：'晋国的武装力量怎么样？'我回答說：'特点是人多而有紀律。'又問：'还有什么？'我說：'临事鎮靜。'現在两国交兵，連一个使者也不派，可不能說是有紀律；临陣就忘了前次說的話，可不能說是鎮靜。請让我叫人送些酒給子重吧。"晋厉公同意，欒針派出使者拿了一壺酒，送到子重那里，傳話說："敝国人手缺少，叫我欒針拿矛当侍卫，因此我不能分身来犒劳您的部下，专人送上薄酒一壺，略表微意。"子重說："对啦，这位先生前次曾經在楚国跟我談过一番話，今天送酒一定是为了这个。記性眞是太好了！"接过酒来喝了，让使者回到自家陣地，才又擂起战鼓来。

这天，从清早开仗，到星星出現的时候还沒有停战。楚軍主将子反下命令調查受伤的人数，补充战士，修理武器，檢点車馬，鸡剛叫就吃飯，准备再跟晋軍决一死战。晋軍都在担心。苗賁皇到各处傳令，大声說："整理战車，补充士兵，喂飽馬匹，磨快刀枪，站稳陣地，巩固队伍，一早吃了飯就举行祈禱，明天

定要把敌人消灭个光。"故意让楚国的俘虏逃回去报告情况。楚共王听了，連忙叫子反来商量对策。不料子反有个童儿叫谷阳的，弄到了好酒，子反貪杯，喝得烂醉，不能够来見共王。共王叹口气說："天意叫楚国打敗仗了啊！我不該再呆下去了。"楚軍就連夜撤退。

晋軍占領了楚軍的陣地，把繳获的粮食吃了三天。范文子站在大队人馬面前对晋厉公說："您还年青，我們做臣子的又沒才能，这次的胜利是僥幸获得的，希望您不要自滿。《周书》上說得好：'天意沒有一定。'意思是說，它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啊。"

楚軍退到国境內的瑕城，楚共王派人去对子反說："从前你的父亲（指子玉）在城濮战敗，因为国君不在軍中，所以应該由他負責。这次可完全不同，你不要当作自己的罪过；該是我負責的。"子反拜了又拜，磕头說："国君賜我死，死了也光荣。我的部下实在是打了敗仗的，該我負責啊。"子重也派人去对子反說："打了敗仗的人应怎么办，从前是有先例的，想必你总听到过了。何不打打主意呢？"子反回答說："即使沒有我父亲的例子，你这样教导我，我敢做个不爱荣誉的人嗎？我損失了国家的軍队，怎敢逃避一死呢？"楚共王听了，赶着叫人阻止子反寻短見，可是已經来不及，他到底自杀了。

【原文】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郑国地方，河南省許昌县东北）。范文子（晋中軍副将）不欲战。郤(xì)至（晋新軍副将）曰："韓（陕西省韓城县南）之战，惠公（晋国国君）不振旅（軍队潰散）；箕（山西省太谷县东南）之役，先軫（晋将）不返命（战死）；邲（河南省郑州市东）之师，荀伯（晋将荀林父）不复从（从原路退兵）：皆晋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从前国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增加）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qì，好几次）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屈服）矣；敌，楚而已（罢了）。唯圣人能內外无患（可忧怕的事）；自非圣人，外宁（安宁）必有內忧。盍（hé，何不）釋（放开）楚以为外惧（引起警戒的对象）乎？"

甲午（三十日），晦（huì，月底），楚晨压（迫近）晋軍而陣（摆陣）。軍吏（軍官）患之，范匄（gài，范文子的儿子）趋进，曰："塞井夷（剷平）灶，陣于軍中，而疏（打开）行首（前列）。晋、楚唯天所授（但看天意帮助誰），何患焉（yān，于此）！"文子执戈(gē，古代武器）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书（晋中軍主将）曰："楚师輕佻（浮躁），

固垒（坚守营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句末助詞）。”郤至曰：“楚有六間（缺点），不可失也。其二卿（子重和子反）相恶（wù，不和）；王卒（楚王的亲兵）已旧；郑陣而不整；蛮（南方民族）軍（組成队伍）而不陣；陣不違晦（避忌月底。当时迷信，晦日不宜作战）；在陣而嚣（xiāo，喧鬧），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老兵）不必良，以犯天忌（晦日作战），我必克之。”

楚子（楚共〔gōng〕王）登巢車（有瞭望台的战車）以望晋軍。子重（楚左軍主将）使太宰（官名）伯州犁（晋臣，逃亡在楚国的）侍于王后（背后）。王曰：“騁（chěng，快跑）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会議）也。”“張幕矣。”曰：“虔（qián，誠敬）卜（預測吉凶）于先君（已死的国君）也。”“撤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尘土飞揚）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chéng，上車）矣，左右（战車两边的战士）执兵（拿着武器）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禱也。”

伯州犁以公卒（晋国队伍）告王（楚共王）；苗賁皇（楚臣，逃亡在晋国的）在晋侯（晋厉公）之側，亦

以王卒告。皆曰："国士（指伯州犁）在，且厚（力量雄厚），不可当也。"苗賁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精兵），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击其左右（左右两翼），而三軍萃（cuì，集中）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shì，打卦）之。史（打卦的人）曰："吉。其卦遇复☷☳（卦名），曰：'南国蹙（cù，压縮），射其元王（元首），中（zhòng，射着）厥目（他的眼睛）。'国蹙王伤，不敗何待？"公从之（采用这意見）。

有淖（nào，泥沼）于前，乃（就）皆左右相違（避过）于淖。步毅御晋厉公（給厉公駕車），欒鍼为右（在車右做警卫）。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欒、范以其族（两族人組成的队伍）夹公行（护卫厉公前进），陷于淖。欒书将載晋侯（請厉公換車），鍼曰："书退！国有大任，焉得（哪能）专之（自作主張）？且侵官（侵犯别人的职权），冒（冒功）也；失官（放弃責任），慢（怠惰）也；离局（离开崗位），奸（不忠）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抬起厉公的車）以出于淖。

癸巳（就是前一天），潘尫（楚将）之党（潘尫的儿子名叫党）与养由基蹲（dūn）甲（叠起鉄甲）而射之，徹（穿过）七札（七层）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

如此，何忧于战！”王怒曰：“大辱国！詰朝（明早），尔（ěr，你們）射，死艺（死在卖弄本領上。这几句表示楚共王不滿养由基等有勇无謀）。”吕錡（晋将）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泥沼）。占（打卦）之，曰：“姬姓（晋国），日也。异姓（楚国），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等到）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給他）两矢（箭），使射吕錡，中項（头頸），伏弢（tāo，扑在弓套上）。以一矢复命（回报）。

郤至三（三次）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下車），免胄（zhòu，除去头盔）而趋风（飞跑。都是表示敬意，这和下文韓厥不追捕郑成公，都是当时的一种习慣）。楚子使工尹（管理工务的官）襄問（贈送）之（指郤至）以弓，曰：“方（正在）事之殷（战斗激烈）也，有韎（mèi）韦（紅色皮革）之跗注（綁腿），君子也。識見不穀（国君自称）而趋，无乃（可沒）伤（累）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听了他的傳达），曰：“君之外臣（郤至对楚王自称）至，从寡君（自称本国国君）之戎事（战事），以君之灵（托您的福），間蒙（現在穿上）甲胄，不敢拜（跪拜）命。敢告不宁（心中不安），君命之辱（承您慰問）。为事（战事）之故，敢肃（作揖）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韓厥(下軍主将)从(追赶)郑伯(郑成公)，其御杜溷(hùn)罗曰："速从之。其(郑伯的)御屡顾(几次回头看)，不在馬(不注意駕駛)，可及(赶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fú)翰胡曰："諜(派人)輅(yà)之(輕車繞道迎面去拦阻)，余(我)从之乘(从后面攀登他的战車)而俘以下(抓他下来)。"郤至曰："伤国君有刑(罪)。"亦止。石首曰："卫懿(yì)公(卫国国君，和狄人交战，被杀)唯(只因为)不去其旗，是以(因此)敗于熒(河南省滎泽县)。"乃納旌(jīng，大旗)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你)在君側，敗者壹大(更厉害)。我不如子，子以君免(載着国君脫險)；我請止(請求留在这里)。"乃死(战死)。

楚师薄于險(退近險恶地带)，叔山冉(rǎn，楚将)謂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国家的緣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yī，死)。叔山冉搏人(空手抓住敌人)以投，中車折軾(把車前横木打断)。晋师乃止。囚(俘虏)楚公子茷(fèi，楚王的儿子)。

欒針見子重之旌，請(向晋厉公請求)曰："楚人謂夫(fú，那个)旌子重之麾(huī，旗帜)也，彼其(可能是)子重也。日(从前)臣(欒針自称)之使于楚

(出使到楚国)也，子重問晋国之勇。臣对曰：'好(hào，喜欢)以众整(人多而有紀律)。'曰：'又何如(还有什么)？'臣对曰：'好以暇(临事鎮靜)。'今两国治戎(交兵)，行人(使者)不使，不可謂整。临事而食言(失信)，不可謂暇。請摄飲(送酒去)焉。"公許之。使行人执榼(kè，酒器)承飲(盛着酒)，造(到)于子重，曰："寡君乏使(缺少人手)，使鍼御(担任)持矛(指車右，即侍卫)，是以不得犒从者(慰劳您的部下)，使某(行人自称)摄飲。"子重曰："夫子(对欒鍼的敬称)尝(曾經)与吾言于楚，必是故(这个緣故)也。不亦誌(記忆力好)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让使者回去)而复鼓(打起战鼓)。

旦(清早)而战，見星未已(停止)。子反(楚中軍主将)命軍吏察(調查)夷伤(伤兵)，补(补充)卒乘，繕(修理)甲兵(盔甲和武器)，展(檢閱)車馬，鸡鳴而食，唯命是听(等着执行作战命令)。晋人患之。苗賁皇徇(xún，通知全軍)曰："蒐(sōu，整頓)乘补卒，秣馬(喂飽馬匹)利兵(磨快武器)，修陣(陣地)固列(巩固行伍)，蓐(rù)食(一早吃飯)申禱(作禱告)，明日复战。"乃逸(放走)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谷阳竪(小奴)献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fú，句末助詞)！余

(我)不可以待。"乃宵遁(連夜退兵)。

晋入楚軍，三日谷(吃繳获的軍粮)。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nìng，沒有才能)，何以及此(怎么能得到这样的胜利)？君其(应該)戒之。《周书》曰:'惟命(天命)不于常(沒有一定)。'有德之謂。"

楚师还，及瑕(xiá，楚地，安徽省蒙城县北)，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子玉，在城濮战敗，自杀)之覆师徒(使軍队損失)者，君不在(国君不在軍中)。子无以为过，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qǐ)首(磕头)曰:"君賜臣死，死且(将)不朽。臣之卒(兵)实奔(逃跑)，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从前)隕(yǔn，損失)师徒者，而(你)亦聞之矣。盍图之(考虑考虑)？"对曰:"虽微(即使沒有)先大夫有之，大夫(称子重)命側(子反的名字)，側敢不义(貪生怕死)？側亡(損失)君师，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死)。

子产相郑国

本篇是根据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三十一年（前542年）的傳文选譯的。

子产名公孙侨，是春秋时代和管仲齐名的大政治家。孔子对他有过很高的評价。当时郑国处在列国的中心，商业比較发达，新兴地主逐漸抬头，同时貴族領主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因此內部的矛盾正在发展，政治局面很不稳定。特别是，当时晋、楚爭霸，郑国处在两大之間，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使政局更加动蕩。它需要一位有能力的人出来掌管政治，一面緩和国內矛盾，一面妥善处理外交，使郑国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子产的政治措施，就是从这个基本要求出发的。

从本篇所載的几段小故事看来，子产所执行的国內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对貴族領主打击、限制，对新兴地主支持和让步的开明政策。他反对某些貴族領主的驕淫不法，甚至不惜用严刑来对付；查編領主的土地和人民，制止他們任意兼幷土地。对新兴地主則容許他們議論政治，重視他們的意見；教育他們的子弟，奖励他們的生产。从两首歌謠里，我們可以看出，他遭到了頑固势力的痛恨，也受到了新兴力量的拥护；正由于有这种拥护，才使他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就。当然，子产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地主阶級的政治革新家，他的貴族

的地位和郑国当时所处历史条件，都限制着他前进一步，因此他对貴族領主作了較多的妥协和让步，虽然取得了緩和矛盾、团結內部的一时效果，但在他死后，他的开明政治也就完了。

子产的外交政策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使郑国在他执政的二十几年間，保持了比較独立自主的地位。本篇选譯的《子产坏晋館之垣》，对晋国君臣輕視小国的傲慢无礼行为，表示了严正的抗議，迫使他們不得不向郑国道歉，維护了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这固然和子产的外交才能有关，而主要是由于在他执政期間加强了国內团結、促进了經济发展的原故。

【譯文】

郑国貴族的領袖子皮把政权交付給子产。子产推辞說："我国是小国，却夹在大国中間，貴族势力大，国君寵信的人又多，我担任不了。"子皮說："我罕虎带头服从，誰还敢反对你？别多顾虑，好好地干吧！国家不怕小，只要能够和大国搞好关系，国家一样会有发展前途的。"

子产掌管了政务，有事情要差遣一个貴族伯石，就先送一块封地买通他。子太叔問道："国家是大家的国家，誰都有責任为国家効劳，为什么要买通他呢？"子产說："要求人們没有欲望实在是难的。让他先滿足了欲望，再責成他把事情做好，难道这不是对我們大伙有利，而是只对一个人有利嗎？何必舍不

得一块土地呢？那块土地会跑到哪里去呢？"子太叔說："各方面有意見怎么办？"子产說："我們又不是互相反对，而是互相协作，各方面有什么可以責备的呢？我国史书上有这祥的話：'要使国家安定，先使貴族团結。'且先让貴族滿足了，再看結果吧。"伯石知道了这事，有些疑惧，便退还那块封地，子产还是送給了他。后来郑国以前的掌权大臣伯有死后，郑君叫太史官傳达命令委任伯石做卿，他推辞不受；太史去了，他却又請求任命。太史再来任命，他又假意推辞。这样做作了三次，才接受委任书，上朝謝恩。因此子产厌恶他的虛伪，为了避免他捣乱，还是把他的官阶安排得比自己只低一級。

子产治理郑国：規定城市和乡村各有一定的制度，貴族和平民各有不同的服色，田地划清疆界、挖好沟渠，居民也組織編制起来，貴族中那些忠于国事、生活朴素的加以嘉奖，荒唐浪費、驕纵不法的甚至处死。有一次，貴族丰卷将要祭祖，請求打一次猎，弄到些野味。子产不答应，說："根据制度，只有国君才用猎获的野兽献祭，臣子們用一般牲口就行了。"丰卷很生气，回到自己的封地，召集了壮丁，威胁子产。子产想逃到晋国去。子皮一边劝住了他，一边把丰卷驅逐出境。丰卷逃到了晋国，子产还是照顾他，請求国君保留他的封地；过了三年，又叫丰卷回来，把封地和历年收入一起还給他。

子产执政后第一年，大家（貴族領主們）編了一首歌唱道：

> 硬逼我把好衣帽收藏在家，
> 还硬要把我的田地左編右查。
> 誰去杀子产啊，
> 我一定参加！

三年之后，大家（新兴地主們）又編了一首歌，唱道：

> 我家有子弟，
> 子产来教育开导；
> 我家有田地，
> 子产使产量提高。
> 要是子产去世嘛，
> 誰能象他一样好？

魯襄公死的那一个月，子产陪随郑簡公到晋国去。晋平公因为魯襄公新丧的緣故，沒有接見他們，让他們一直呆在宾館里。子产吩咐手下的人，把晋国宾館的圍墻全部拆掉，让自己的車馬进去。

晋国大夫士文伯知道了，便来責問子产說："敝国的治安搞得不够好，盜賊很多，可是各国諸侯和使者却偏要时常屈駕来候問敝国国君，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叫負責官員修建外宾的館舍，把館門和墻壁筑得又高又厚，让外宾住在里面，可以高枕无忧。現在您把圍墻拆掉了，虽然你們的随从人員能够戒备，不怕盜賊，可是别国的来宾又怎么办？敝国是諸

侯的盟主，修好宾館，为的招待各方来宾，如果都把圍墙給拆掉，叫我們怎么滿足大家的需要呢？敝国国君要我来請教。”

子产回答說：“敝国国土狹小，又处在大国中間，它們时常要这要那的勒索貢物。敝国国君不敢偷安，搜括了全部財貨，亲自带来聘問貴国，不料貴国国君沒有工夫，不能接見，又沒有得到指示，不知道会見的日期。带着的財物，既不敢冒昧送呈，又不敢让它在露天里放着。要是就呈献吧，这些都是要收进貴国国庫中的东西，不按照一定的仪式，我們是不敢随便献出的；要是让它放在露天里吧，又怕給日晒雨淋，有所損坏，加重敝国的不是。我听說从前文公做諸侯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屋子很矮小，也沒有什么楼台亭閣，把节省下来的經費，起造招待諸侯的宾館，建筑得富丽堂皇，象国君的寢宮一样。仓庫、馬房修理完好，建筑部門的官員定时养护道路，泥水匠定时粉飾房屋。外宾到了，負責柴火的官員在庭中設置灯烛，公差們在館外巡邏，車馬有安頓的地方，随从們的事务有人代劳；管理車輛的官員給車輛上油；掌管洒扫的和看守牲口的各有专职，有条不紊；各主管部門还要檢查招待外宾的工作。文公从来不耽擱外宾的时間，总是很快就接見，而且仪式仍然十分隆重。他和各国諸侯同忧共乐，他們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加以安慰；有所不知，就殷勤教导；欠缺什

么，就慷慨資助。因此，宾客来到晋国，好象回到自己家里一样，非但沒有灾难，不怕盜賊，而且也不必担心风雨侵襲。

“現在呢，晋君在銅鞮的别墅方圓有几里，而招待諸侯的宾館却簡陋得象奴仆的住所，大門矮小得連車輛也不能通过，且又拦着圍墙，无法进去。盜賊橫行，天灾难防；接見宾客沒有一定的时間，連召見的命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要是我們不把圍墙拆掉，让車辆进入宾館，那末带来的財貨就无法收藏保存，反而要加重我們的罪过了。斗胆請教，我們該怎么办呢？虽然你們国君为了魯国的丧事不接見宾客，可是敝国跟魯国也是同姓，也同样感到悲伤啊！如果能够早点献上礼物，完成任务，我們一定把圍墙修好，然后告辞，这就感恩不尽了，哪里敢怕麻煩呢！”

士文伯回去，报告了执政大臣赵文子。赵文子說：“說得对，这的确是我們不好。用象奴仆居住的房屋来接待諸侯，是我們的不是啊！”就差士文伯去陪罪，承认自己不明事理。

接着，晋平公接見了郑簡公，礼节特别隆重，举行了盛大的、友好的宴会，欢送他們回国。不久，晋国就新建了招待諸侯的宾館。

郑国有些乡村里的人聚在学校中游玩，还批評

了掌权人物。有位大夫然明就对子产說："把学校停閉掉，好不好？"子产說："为什么？让他們早晚沒事，在学校里逛逛，談論談論执政者的好坏，有什么不好？他們喜爱的，我們就做下去；他們厌恶的，我們就改过来。他們是我的老师啊，怎么倒要把学校停閉掉呢？我听說过，要靠忠誠善良来减少怨憤，却沒有听說过仗威势压迫来防止怨憤。难道我不能一下子封住那些人的嘴巴？可是，这正象防河一般，等决了口直冲出来，一定伤害很多人，那就沒法补救了。还不如留个小小的口子，让水慢慢流出来；更不如听取批評，当做治病的良药。"然明听了很佩服，說："我現在才知道你眞是个好当家人，我实在不明事理。要是象你这么办，整个郑国都会有靠了，岂止是我們少数人！"孔子听到了这番話，对人說："这样看来，有人說子产不厚道，我可不能相信！"

有一次，子皮要叫尹何做他的封地的長官。子产进言道："尹何年紀太青，不知道能不能担当。"子皮說："他为人忠厚，我很賞識他，他是不会違抗我的。让他去学习学习，他就会懂得怎么管理政治了。"子产說："这可不好。人家賞識一个人，只是給他些好处罢了；如今你喜爱一个人，却叫他去管理政治，这正象叫一个不知道怎么拿刀的人去割东西，只有使他碰伤了自己。你这样的喜爱人，其实只是害人

罢了，还有誰敢再討你的欢喜？你在郑国，是国家的大梁；大梁一断，屋頂一定倒塌下来，連我也要压在里面，怎敢不向你直說？比如你有一匹上好的綵綢，总不会叫人拿去学习裁剪吧。重要的职位、重要的地方，人們身家性命都仗着它来庇护的啊，你倒叫个学习的人去担当。这样一比，你不是只会替絲綢着想得很周到嗎！我只听說学习好了再去管理政治，可沒听說拿管理政治当作学习的。你要是这样办，一定会有害处。比如打猎，駕車、射箭的本領都练熟了，就能打得到禽兽；如果从来沒有駕过車、射过箭，那末，恐怕只有翻車压坏了人，哪里还有希望打到禽兽！”子皮听了，連声說："說得对，說得对！我的見識太不够了。我听說高瞻远矚的人，总是注意着远大的事情，鼠目寸光的人才只注意眼前的小事。我，就是这种鼠目寸光的人！衣服是穿在我身上的，我懂得爱惜；重要的职位、重要的地方，是有关身家安危的，我却因为它比較远，就不重視。沒有你这番話，我还不明白呢。前些日子我总是这样想：'你掌管国务，我就掌管家务，这样来保全自己，大概出不了乱子。'現在我才知道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从今以后，即使是我的家务，也要照你的話办了。”子产說："各人的看法不相同，正象各人的面貌不相同一样，难道我敢說你我的面貌一样嗎？但是，尽管看法不同，只要我心里感到不妥当，也就不能不向你說出来

了。”子皮认为子产忠心耿耿，所以把政权完全托付給他，支持他，使他能够把郑国治理好。

【原文】

郑子皮（郑国大臣，罕虎）授（交給）子产政（政权）。辞（子产推辞）曰：“国小而逼（靠近大国），族（貴族）大寵（国君寵信的人）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带头）以听（服从），誰敢犯子（你）？子善相之（輔助国家）。国无小，小能事大（应付大国），国乃寬（就能发展）。”

子产为政，有事（差遣）伯石（郑国貴族），賂（买通）与之（給他）邑（城池）。子太叔（郑国貴族）曰：“国皆其国（大家的国家）也，奚（xī，为什么）独賂焉（yān，之，指伯石）？”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滿足他的欲望），以从其事而要（要求）其成。非我有成，其（难道）在人乎？何爱（有什么舍不得）于邑，邑将焉（哪儿）往？”子太叔曰：“若四国何（全国各方面有意見怎么办）？”子产曰：“非相違（反对）也，而相从（协作）也，四国何尤（見怪）焉？《郑书》（郑国的史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先团結貴族）。’姑（暫且）先安大以待其所归（結局）。”既（事后），伯石惧而归（退还）邑，卒（到底）与

之。伯有（郑国貴族）旣死，使太史（史官）命伯石为卿（最高級文官），辞，太史退，則請命（請求任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象这样）三（三次），乃受策（委任书）入拜。子产是以（因此）恶（wù，厌恶）其为人也，使次已位（比自己官位低一級）。

子产使都鄙（bǐ，城乡）有章（一定的制度），上下（貴族、平民）有服（不同的服色），田有封洫（xù，疆界和沟渠），庐井（土地連同居民）有伍（編制）。大人（貴族）之忠儉者从而与之（加以嘉奖），泰侈（chǐ，荒唐浪費）者因而毙之。丰卷（郑国貴族）将祭，請田（打猎）焉。弗許，曰："唯君（国君）用鮮（野兽），众（一般人）給（有一些祭品）而已。"子張（丰卷）怒，退而征役（召集壮丁）。子产奔晋（晋国），子皮止之而逐丰卷。丰卷奔晋。子产請其田里（請求保留他的封地），三年而复之（召回丰卷），返（归还）其田里及其入（收入）焉。

从政一年，輿人（众人，当是貴族領主們）誦（sòng，歌唱）之曰："取我衣冠而褚（儲藏）之，取我田疇（chóu，田地）而伍（查編入册）之。孰（誰）杀子产，吾其与（yù，参加）之！"及三年，又誦之（这里歌頌子产的众人，当是新兴地主們）曰："我有子弟，子产誨（huì，教导）之；我有田疇，子产殖之

（使它生产繁茂）。子产而死，誰其嗣之（继承他）？”

公（魯襄公）薨（hóng，死）之月（魯襄公三十一年六月），子产相（輔佐）郑伯（郑簡公）以如（到）晋，晋侯（晋平公）以我（指魯国）丧故，未之見（接見）也。子产使尽坏（拆毁）其館（外宾招待所）之垣（yuán，圍墙）而納車馬（让車馬进去）焉。

士文伯（晋国大夫）讓（rǎng，責問）之曰：“敝邑以政刑（政治和法律）之不修（沒有办好），寇盜充斥（充滿），无若（怎奈）諸侯之属（臣属）辱（屈駕）在（慰問）寡君（敝国国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修筑）客所館。高其閈閎（hànhóng，圍墙門），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外国使节）。今吾子（您）坏之，虽从者（指郑君的随从）能戒（防备），其若异客（别国的使节）何！以敝邑之为盟主（諸侯領袖），繕（修理）完葺（qì，修理）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供命（应付要求）？寡君使匄（gài，士文伯的名）請命（請問理由）。”

对（回答）曰：“以敝邑褊（狭）小，介于大国，誅求（勒索貢物）无时（沒有定时），是以不敢宁居，悉（全部）索（搜括）敝賦（本国的财物），以来会（朝会）时事（指訪問之礼）。逢执事（办事的人，借指晋君）之

不閒(空暇)，而未得見；又不获聞命(听到指示)，未知見时。不敢輸币(送上財物)，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指晋君)之府实(庫中的东西)也，非荐陳(呈献)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dǔ，腐烂毁坏)，以重(加深)敝邑之罪。侨(子产的名)聞文公(晋文公)之为盟主也，宮室卑庳(bì，低小)，无观(guàn)台榭(供游賞的园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寝(国君的寢宮)。庫廄(jiù，馬房)繕修，司空(負責建筑的官)以时平易(修理)道路，圬人(泥水匠)以时塓(mì，粉刷)館宮室。諸侯宾至，甸(甸人，掌管柴火的官)設庭燎(放在庭中照明的火把)，仆人巡宮，車馬有所，宾从(来客的仆人)有代(有人代为执役)；巾車(管理車辆的官)脂(加油)轄(車軸)；隶人(管洒扫的人)牧圉(yǔ，看守牲口的人)，各瞻(照管)其事；百官之属，各展(省視)其物(事)。公(晋文公)不留宾(使来客呆得很久)，而亦无廢事(荒廢礼仪)。忧乐同之，事則巡(安撫)之，教其不知，而恤(补助)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非但沒有)灾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湿。今銅鞮之宮(晋君的别宮，銅鞮在山西省沁县西南)数里，而諸侯舍(屋子)于隶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lì，天灾)不戒。

宾見无时，命(召見宾客的命令)不可知。若又勿坏，是(这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請执事，将何所命之？虽君之有魯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离开)，君之惠也，敢憚(dàn，哪敢害怕)勤劳！"

文伯复命。赵文子(晋国执政的大臣)曰："信(說得对)！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接待)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謝罪)不敏(說自己不懂事)焉。

晋侯見郑伯，有加礼(礼节特别隆重)，厚其宴好(友好关系)而归之。乃筑諸侯之館。

郑人游于乡校以論执政(批評掌权的人)。然明(郑国大夫)謂子产曰："毁(撤銷)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为什么)？夫(fú，那些)人朝夕退(休閑)而游焉，以議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恶(wù)者吾則改之。是(这是)吾师也，若之何(怎么)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减少怨憤)，不聞作威以防怨。岂不遽(jù，立刻)止(制止)？然犹(好象)防川，大决(大决口)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不能)救也。不如小决使道(让它流通)；不如吾聞而药之(把它作为治病的药)也。"

然明曰："蔑(miè，然明的名字)也，今而后知吾子(你)之信可事(确实可以掌权)也，小人(然明自称)实不才。若果行此，其(应該)郑国实赖(依靠)之，岂唯二三臣(几个掌权的人)！"仲尼(孔子)聞是(这)語也，曰："以是观之，人謂(称)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做他封地的长官)。子产曰："少(年青)，未知可否(能不能担当)。"子皮曰："愿(为人忠厚)，吾爱之，不吾叛(不会違抗我)也。使夫(fú，那人)往而学焉，夫(fú)亦愈知治(逐步懂得管理方法)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对他有利)也。今吾子(您)爱人則以政(就叫他管政务)，犹未能操刀(拿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損害他)而已，其誰敢求爱于子？子于郑国，栋(dòng，房屋的大梁)也；栋折榱(shuī，椽木)崩，侨将压焉，敢不尽言(直說)？子有美錦(絲綢)，不使人学制(学习裁衣)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身家性命靠它庇护的)也，而使学者制(叫学徒去担当)焉，其为(wèi)美錦(替美錦着想)，不亦多乎？侨聞学而后入政(参加管理政务)，未聞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猎(打猎)，射御(駕車)慣(熟练)則能获禽；若未尝(不曾)登車射御，則敗績压覆(翻車)是惧，何暇(xiá，哪有时間)思获！”子皮曰：“善哉，虎不敏(見解不够)。吾聞君子务知(专注意)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爱惜它)；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远(因为远)而慢之(忽略它)。微(沒有)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过去)我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后知不足。自今請虽吾家，听子而行。”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岂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yì，可是)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为忠，故委(托付)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能把郑国治好)。

吳闔庐入郢

本篇題目的意思是"吳王闔庐攻入楚国都城郢",是根据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五年(前505年)的傳文选譯的。

吳国位置在长江下游,原是楚的屬国,本来比較落后。晋、楚爭霸时,楚大夫申公巫臣逃亡到晋国,建議晋国联絡吳国,从側面攻楚。公元前584年(魯成公七年),晋国就派巫臣把車战、列陣等先进战术教給吳国。以后,吳国又通过晋国吸收华夏文化,不論在軍事、經济各方面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从此,吳、楚两国就不断地发生战爭。前522年(魯昭公二十年),伍子胥因父兄遭楚王杀害,逃往吳国,做了吳王闔庐的謀主,励精图治,积极謀划大举攻打楚国。前506年楚軍圍攻蔡国,吳軍救蔡,吳、楚两国的大战便因此爆发了。

这次战役,楚軍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令尹囊瓦貪功、妒忌,把国事視同儿戏,破坏了正确的作战計划。吳軍則因为夫槩王善于判断敌情、抓紧战机,先击敗囊瓦,然后乘胜猛打猛追而取得了胜利。但是两軍胜敗的根本原因,要比这深远得多。在这篇記載里,我們可以看到,楚国統治者——平王和昭王——的殘暴腐朽不得人心。伍員、伯嚭的投吳,斗辛的弟弟的要为父报仇,都是由于平王的血腥旧賬;云梦

"盗"的襲击，又說明了人民的痛恨昭王；而囊瓦和武城黑的昏庸，也說明了大小貴族的腐朽。这个老大腐烂的国家，遇上很有朝气的新兴敌国，它的失败是注定了的。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当国家面临灭亡危机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发揚了爱国精神，努力挽救祖国。其中有英明忠勇、力战殉国的沈尹戌，有立志复兴、痛哭秦庭的申包胥，也有急国家之难、抛弃私仇的斗辛，以及王孙由于、史皇、子期等人，都能不同程度地牺牲个人，保卫祖国利益，当然也还有許多遭旧史家忽視的楚国人民的奋斗；这些才是楚国終于不亡的根本原因，而吳国的內乱，只是偶然的因素罢了。《左傳》的作者，肯定了这些人，歌頌了他們的爱国行为，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們也要指出，这些人的爱国思想是和忠君思想分不开的，因而是有很大局限的，特别象斗辛、由于、子期等人更抱有很濃厚的一姓家奴的观念，作者却一概加以贊揚，而对于打落水狗的云梦人民和斗辛的兄弟，則不惜称之为"盗"或加以譴責，这就表明了作者的思想和斗辛等有着同样的局限，都是应当批判对待的。

【譯文】

伍員在吳国担任行人的官职，在計划着对付楚国。在这以前，楚国杀死了大臣郤宛，郤宛的同党伯氏家族避难出国，有个名叫嚭的，是伯州犁的子孙，逃到吳国做了太宰，也在打楚国的主意。因此，楚国自从昭王登位之后，沒有一年沒有吳国軍队入侵。

这时候，蔡国正被楚軍包圍，蔡昭侯利用吳、楚

不和，派自己的儿子乾和一个大夫的儿子到吳国去做抵押，請求援助。这年冬天，吳王闔庐統帶軍队，跟蔡昭侯、唐成公同去攻打楚国。吳軍到达淮河轉弯的地方，停船上岸，从豫章一带向西，跟楚軍隔着汉水对陣相持。

楚国左司馬沈尹戌对令尹囊瓦說："您沿着汉水监視敌軍，不让他們渡江；我去动員方城以外的全部兵力，毁掉他們的船只，回头再把大隧、直轅、冥阨三座关口堵住。这时候，您强渡汉水，直扑吳軍正面，我从他們背后夹击，这样，一定会把敌人打敗。"商議定当，沈尹戌就出发了。

楚国武城大夫黑向囊瓦建議道："吳国用的是战船，我們用的是皮筏，这是不利于持久的，不如速战速决。"部将史皇也对囊瓦說："楚国人都憎恨您而拥护沈司馬。要是沈司馬把淮河里吳軍的船只毁掉，又回軍把三座关口堵住，那就是他独力战胜了吳軍了。您一定得赶快进攻，要不然，您既不能立功，还免不了吃亏。"囊瓦听了，就改变計划，渡过汉水，扎下营寨，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跟吳軍开了三次仗，囊瓦見情况不妙，想要逃走。史皇說："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搶着做大官；国家遭到危难了，却一走了事；您想逃到哪里去呢？您得抱定为国牺牲的决心，一定可以立功贖罪！"

十一月十九日，吳、楚两軍在柏举地方摆开了陣

势。一大早，闔庐的弟弟夫概王向闔庐建議："楚国令尹囊瓦一向不得人心，部下都不肯給他死战。我們先向他发动攻击，他的部下一定会逃跑，我們接着用大軍追击，就可以大获全胜了。"闔庐不贊成。夫概王自己想道："常言說的好，'做臣子的只要做得对，不一定等待命令'，今天可用得着这句話了。我們决心死战，楚軍是完全可以攻破的。"他指揮部下五千人，首先直冲囊瓦的陣地，囊瓦的軍队立脚不住，四散逃跑，整个楚軍也乱成一团，吳軍趁势猛攻，把楚軍打得大敗。囊瓦逃到郑国去了。史皇带着他的战車队坚持战斗，終于战死了。

吳軍追赶楚軍，到了清发河边，准备继續进逼。夫概王說："被包圍的野兽，还要拚命反扑，何况是人呢？敌人知道逃不了，一定要拚命作战，打敗我們。如果让他們渡河，渡了河的逃命要紧，后渡河的只想渡河，自然誰也不想抵抗了。我們等敌人渡了一半，然后发动攻击。"照这样做，果然又打了一次胜仗。逃过河的楚軍才松了一口气，正在煮飯，吳軍又追到了。楚軍慌得边吃飯边逃跑，吳軍紧紧追赶，在雍澨地方又打敗了楚軍。这样地經过五次战斗，吳軍就打进了楚国的首都郢城。

十一月二十八日，楚昭王只带了他的妹妹季芈逃出郢城，渡过雎水。針尹固跟昭王坐在一条船上，昭王派他用燃着的火把縛在象尾上，冲向吳軍，才得

脫險。第二天，吳国軍队进入了郢城，各人按照官位高低，分別占据了楚国的宮殿府第。闔廬的儿子子山占住了令尹府，夫概王心中不服，带着軍队要去攻打他。子山害怕，只得退出，夫概王便住在令尹府里。

左司馬沈尹戌进兵到息城，听得首都陷落，赶快把队伍拉回来，在雍澨把吳軍打敗了，可是他自己也受了伤。沈尹戌想到当初他在吳国做过闔廬的臣子，此刻可不愿意再給吳軍俘虏过去，就对部下說："我决心死在战場上，誰能够保管我的脑袋不落在敌人手里？"有个名叫勾卑的，本是吳国人，上前說道："我的职位很低，可以担当这件事嗎？"沈尹戌說："行！只恨我过去不識人才，埋沒了你！"他又跟吳軍接战三次，受伤更重，悲憤地說："我不中用了！"就自杀而死。勾卑割下他的头，用自己的布裙包裹起来，把他的尸身埋好，带着头走了。

楚昭王經过睢水，渡过长江，来到了云梦泽中。那天，昭王正在睡觉，一伙强人突然来襲击，用枪直刺昭王。王孙由于忙用自己的背去擋住，肩部受了伤，暈倒在地上。昭王逃到鄖去。大夫鍾建背了昭王的妹妹季芈跟随着。王孙由于慢慢地苏醒过来，也跟踪赶到。鄖地长官斗辛的兄弟名叫怀的，想要杀死昭王，給他的父亲报仇，他对斗辛說："我們的父亲是給平王杀害的，現在我們把平王的儿子杀死，有仇报仇，难道不应該嗎？"斗辛說："国君办臣下的罪，

誰敢当作仇恨？国君的命令就是代表天意，既是死于天意，还能仇恨哪一个？而且《詩經》里有这么几句：

軟的也不吞下，硬的也不吐掉；

不欺侮寡妇孤儿，也不怕横凶霸道。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这样。躲开强的，欺侮弱的，算不得勇；趁别人遭难的时候下手，算不得仁；犯下灭族之罪，算不得孝；做事得不到好名声，算不得智。你一定要胡鬧，我先杀了你！”

斗辛便和他的弟弟巢保护着楚昭王逃往随国，吳軍也追到那里。吳王派人对随国国君說：“周朝的子孙封在汉水一带的，都給楚国吞并了。現在老天爷表示了它的意志，要我懲罰楚国，您也是周朝的一支，却窩藏了仇人。周朝的子孙有什么罪呢！要是您还顾念同姓的情分，使我也得到您的帮助，能够完成天意，那末，汉水北面的土地，就全給您以表謝意。”当时，楚昭王的住处，在随国宮殿的北面，吳軍駐扎在南面，情况非常紧急。楚昭王的哥哥子期面貌很象昭王，他和昭王商議，让昭王逃走，自己冒充昭王，說：“把我交出去，您一定可以脫險了。”随国国君准备照办，先打了一卦，結果是不吉利，就謝絕吳国說：“我們是个靠近楚国的偏僻小国，一向得到楚国的周全，两国世世代代都有友好的盟約，到現在也还是这样。要是我們趁楚国有难的时候就背弃它，将来怎么事奉您呢？現在跟您对敌的不是楚王一

个，等您把整个楚国完全平定了，我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吳軍无法，便撤退了。……

再說，伍員跟申包胥原来是好朋友。伍員逃亡出国的时候，对申包胥說："我一定要顚覆楚国。"申包胥說："你努力吧，你能够顚覆楚国，我一定能够复兴楚国！"到了楚昭王在随国避难的时候，申包胥就到秦国去討救兵，他說："吳国是头大野猪，是条大蟒蛇，它在一步步侵吞中原的土地，楚国首先受到毒害。敝国国君守不住自己的宗庙，落荒避难，差我来告急，他說：'吳国蛮子貪心不足，如果灭了楚国，做了秦国的邻居，您的边境也要受到危害了。不如趁吳国还沒有把楚国平定，您赶快出兵占領一部分土地。要是楚国就此灭亡，这一部分就是您的領土了；要是仰仗您的威福恢复了楚国，一定世世代代服从您。'"秦哀公派人婉言辞絕說："你的話我知道了。請你先到宾館里去休息，等我們商量后再答复你。"申包胥回答說："敝国国君逃亡在外面，連安身的地方都沒有，我哪敢就去休息呢？"他靠墻站着，嚎啕大哭，七天七夜不曾住嘴，連一口水也不肯喝。秦哀公大受感动，朗誦了《无衣》这篇詩表示要跟楚国并肩作战。申包胥磕了九个头，这才坐下来休息。秦国也就决定了出兵。

申包胥带来了秦国的救兵——秦国大夫子蒲和子虎率領了战車五百辆来援救楚国。子蒲說："我們

沒有跟吳軍交过鋒，不了解他們的战术。”就叫楚軍先跟吳軍作战，而秦軍就在稷地和楚軍会师，在沂地把夫概王打得大敗。吳軍在上次柏举战役中俘虏了楚国大夫薳射，現在薳射的儿子收集了殘兵散卒，和楚軍子西的队伍会合，也在軍祥地方击敗了吳軍。七月里，子期、子蒲指揮楚、秦两国联軍，灭掉了唐国。九月，夫概王从前綫回去，想自立为王，結果被闔庐打敗，逃到楚国去了，这就是后来的堂溪氏。吳軍在雍澨打敗楚軍，秦軍又打敗了吳軍。吳軍駐扎在麇地，子期打算用火攻，子西反对說：“去年两軍交战，乡亲們为了保卫这个地方，战死的很多，尸骨都还沒有收葬，現在如果燒了这个地方，可說不过去。”子期說：“国家快要灭亡了，要是死者还有灵感的話，他們只希望楚国复兴，才可以不断香烟，怕什么放火？”楚軍一边放火，一边进攻，吳軍敗退。接着，又在公壻之溪交战，吳軍又大敗。吳王闔庐就撤兵回国去了。

【原文】

伍員(yún)为吳行人(外交官)以謀楚(計划对付楚国)。楚之杀郤(xì)宛(楚国大臣)也，伯氏之族(郤宛同党)出(逃出国外)，伯州犁(晋臣，逃亡至楚)之孙嚭(pǐ)为吳太宰(官名)以謀楚。楚自昭王

即位，无岁不有吳师（吳軍），蔡侯（蔡昭侯，蔡国在河南省汝南县一带，这时正受楚国圍攻）因之（利用这机会），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做抵押）于吳。冬（魯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吳王闔庐）、唐侯（唐成公，唐国在湖北省随县西北）伐（攻打）楚，舍（离开）舟于淮汭（淮河弯曲处），自豫章（安徽省北部一带）与楚夹汉（在汉水两岸相对）。

左司馬（楚国軍事长官）戌（xū，沈尹戌）謂子常（楚国令尹〔政务长官〕囊瓦）曰："子（您）沿汉而与之（指吳軍）上下，我悉（全部动員）方城外（方城外面的軍队。方城山在河南省葉县南）以毀其舟，还塞（堵住）大隧、直轅、冥阨（三座关口，都在湖北省北边）。子济（渡）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敗之。"既謀（商議好）而行。武城（楚国地名，河南省南阳县北）黑（武城长官的名字）謂子常曰："吳用木（指船，就是水軍）也，我用革（可能是指皮筏）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楚国大夫）謂子常："楚人恶（wù，憎恨）子而好（hào，喜爱）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方城口，就是前面所說的三座关口）而入，是独克（战胜）吳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免不了吃亏）。"乃（就）济汉而陣（摆陣），自小别（山名，在湖北省汉川县东南）至于大别（山名，

在湖北省汉阳县东北)。三战，子常知不可(战不胜)，欲奔(逃跑)。史皇曰："安(太平时)求其事(掌管国政)，难(nàn，遭到患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往哪里去)?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脱(贖罪)。"

十一月，庚午(十九日)，二师(两国軍队)陣于柏举(湖北省麻城县)。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請于阖庐曰："楚瓦(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战死的决心)。先伐之，其卒(兵士)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不)許。夫概王曰："所謂(常語說的)臣义而行(合理的就做)不待命(等候命令)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死战)，楚可入(攻破)也。"以其属(部下)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吳师大敗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战車队)死。

吳从(追赶)楚师，及(到)清发(河名，在湖北省安陆县西石門山下)，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被圍困的野兽)犹(还要)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拚命)，必敗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后渡河的)慕之，蔑(miè)有(沒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照話实行)，又敗之。楚人为食(煮飯)，吳人及之，奔食(边跑边吃)，而从之，敗諸(之于)雍澨(shì，湖北省京山县)。五战及郢(yǐng，

楚国国都，湖北省江陵县北)。

己卯(十一月二十八日)，楚子(楚昭王)取其妹季(排行)芈(mǐ，姓)畀(bì)我(她的名字)以出，涉(渡过)睢(suī，水名，在湖北省枝江县，流入长江)。針尹(針灸医官)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用火把縛在象尾上)以奔(冲击)吳师。庚辰(二十九日)，吳入郢，以班(按照級别)处宫(住进楚国宫室)。子山(闔庐的儿子)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

左司馬戌及息(河南省息县东)而还，败吳师于雍澨，伤。初(当初)，司馬臣闔庐(做过闔庐的臣子)，故耻为擒(被俘)焉(yān，句末助詞)。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不让我的头落入敌人手中)?"吳(本是吳国人)句卑曰："臣(句卑自称)賤，可乎?"司馬曰："我实失子(对你认識不足)，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不中用)也已!"句卑布裳(裙)，刭(jǐng，割下)而裹之(指沈尹戌的头)，藏其身(埋了沈尹戌的尸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睢，济江(长江)，入于云(云梦泽，楚国的大湖沼区域)中。王寝，盜攻之，以戈(gē，古代武器)击王。王孙由于(楚国大夫)以背受之，中(zhòng)肩。王奔鄖(yùn，湖北省安陆县)，鍾建(楚

国大夫）負（背着）季芈以从，由于徐苏（慢慢地苏醒）而从。鄖公辛（鄖城长官斗辛）之弟怀将弑（shì，封建时代称以下杀上为弑）王，曰："平王杀吾父（蔓成然），我杀其子（昭王），不亦可乎？"辛曰："君討（懲办）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死于天意），将誰仇（恨誰）？《詩》曰：'柔（軟弱的）亦不茹（吞下），剛亦不吐；不侮鰥（guān，老而无妻）寡（寡妇），不畏强御（强暴的人）。'唯仁者能之（能够这样）。違（躲开）强凌（欺侮）弱，非勇也；乘人之約（患难），非仁也；灭宗廢祀（sì，祭祖），非孝也；动无令（好）名，非智也。必犯是（这个），余（我）将杀汝（rǔ，你）！"

斗辛与其弟巢以王（保护昭王）奔随（国名，湖北省随县）。吳人从之，謂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汉水流域）者，楚实尽（灭光了）之。天誘（触发）其衷（它的心意），致罰于楚，而君（您）又竄之（窩藏他）。周室（周王子孙）何罪？君若顾报（顾念报答）周室，施（yì，延长）及寡人（国君自称），以奖（完成）天衷，君之惠（好意）也。汉阳（汉水北面）之田（土地），君实有之。"楚子在公宫（随国的宫）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楚昭王的哥哥）似王，逃王（使昭王逃走）而己为王（冒充昭王），曰："以我与

之，王必免。”随人卜(打卦)与之，不吉。乃辞(谢絕)吳曰：“以随之僻(偏僻)小而密邇(ěr，靠近)于楚，楚实存之(保全我国)，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nàn，患难)而弃之，何以事君(事奉您)？执事之患(跟您对敌的)，不唯(不仅)一人；若鳩(安定)楚境，敢不听命！”吳人乃退。……

初，伍員与申包胥(楚国大夫)友(做朋友)。其亡(逃走)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颠覆)楚国。”申包胥曰：“勉(努力)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复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往)秦乞师(討救兵)，曰：“吳为封豕(大野猪)长蛇，以荐食(侵吞)上国(指中原各国)，虐(残害)始于楚。寡君(敝国国君)失守社稷(jì，指国家)，越(逃走)在草莽(荒野)，使下臣(申包胥自称)告急(求救)曰：‘夷(吳国人)德(心)无厌(满足)，若邻于君(跟秦国搭界)，疆埸(yì，边界)之患也。逮(趁)吳之未定，君其取分(fèn，占領一部分)焉。若楚之遂亡(就此灭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仗您的威福)撫之(安定楚国)，世以事君。’”秦伯(秦哀公)使(派人)辞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暂且)就館(到宾館休息)，将图(等我們商量后)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安身的地方)，下臣何敢即安(就休息)！”立依

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絕(断)声，勺(sháo，湯匙)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賦(fù，吟詩)《无衣》(就是《詩經·无衣》这一篇，內容是歌頌战斗友誼的)，九頓首(磕了九次头)而坐，秦师乃出。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都是秦国大夫)帅(率領)車五百乘(shèng，辆)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战术)。"使楚人先与吳人战，而自稷(河南省桐柏县)会之(和楚軍会师)，大敗夫概王于沂(yí，楚国地名，在河南省正阳县境)。吳人获薳(wěi)射(楚国大夫)于柏举，其子帅奔徒(敗兵)以从子西(楚国将領)，敗吳师于軍祥(楚国地名，在湖北省随县西南)。秋，七月(魯定公五年七月)，子期、子蒲灭唐。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闔庐)战而敗，奔楚，为堂溪氏(在河南省西平县西北)。吳师敗楚师于雍澨，秦师又敗吳师。吳师居麇(jūn，湖北省鄖县)，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bù，显露)骨焉，不能收(埋葬)，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xīn)旧祀(继續享受祭供)，岂憚(dàn，害怕)焚之？"焚之而又战，吳师敗。又战于公婿之溪(楚国地名)，吳师大敗。吳子乃归。

越勾踐灭吳

本篇故事是根据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 496 年)、魯哀公元年(前 494 年)、十一年(前 484 年)、十三年(前 482 年)、十七年(前 478 年)和二十二年(前 473 年)的傳文編譯的。

吳、越爭雄，是春秋时代将近結束阶段的事情。越国和吳国相邻接，也是楚的属国，本来比吳国还要落后。吳国接受中原的文化后，越国順带受到了影响，也很快发展起来。到越王允常时任用楚人文种、范蠡，国势益强，开始威胁吳国的后方，影响它北上爭霸。从此两国不断发生战爭。

允常死后，勾踐即位，吳王闔庐乘机进攻越国，結果負伤而死。夫差登位后，决心复仇，大敗越軍。后来由于夫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丧失了对越国的警惕，又过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一味向外扩張、爭夺霸权，民力財力消耗殆尽，以致外强中干，无力抵抗越国的进攻。同时越王勾踐却发憤图强，經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于从失敗走向胜利，最后灭掉了吳国。这一个严肃的历史教訓，是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的。

作者在这篇故事里，着力描写了夫差麻痹輕敌、一意向外扩張，終于从胜利走向灭亡的可悲結局。至于为大家所熟悉的勾踐臥薪尝胆的故事，分别見于《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和《吳越春秋》，《左傳》里沒有記載。

【譯文】

魯定公十四年，吳王闔庐統帶軍队，攻打越国；越王勾踐发兵抵抗吳軍，在檇李布置了陣地。勾踐看見敌人的陣容整齐严肃，生怕不容易取胜，就先派敢死队冲上去，想打乱对方的陣势，但两次都給吳軍俘虏了，吳軍的陣势却还是稳定不动。勾踐又派出判了死罪的囚徒，排成三行，各人拿劍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齐声向吳軍陣地喊道："两国国君交战，我們触犯了軍令，不配做軍人，如今不敢逃避刑罰，就在国君面前自杀伏罪！"就一个个都用劍自杀了。这样的怪事，把吳軍都看得呆了。勾踐趁机下令进击，大敗吳軍。越国大夫灵姑浮冲到吳王跟前，用戈刺去，吳王慌忙躲閃，大脚指中戈受伤，一只鞋子也被灵姑浮搶了去。吳王連忙退兵，才退到离开檇李七里路的陘地，他就死去了。闔庐的儿子夫差登了王位，他叫人站在殿堂前面，每逢他进进出出，总大声喊道："夫差，你忘記了越王杀死你父亲嗎？"他自己就回答說："是，是，我决不敢忘記！"这样过了三年，就发兵攻打越国报仇。

双方軍队在夫椒山会战，吳王夫差打了胜仗，报复了檇李战役的仇恨，接着，就攻入了越国。越王勾踐一面带着武装齐全的战士五千名，退守会稽山，一

面差遣大夫文种去走吳国太宰嚭的門路，請求讲和。吳王打算同意了。大臣伍員却反对，他說："不能答应！我听說，'好事不怕做得多，坏事只怕除不尽'。古时候，有过的国君澆，灭掉了斟灌国，攻破了斟鄩国，又杀死了夏王相。相的妻子名叫緡，当时正怀着孕，从墙洞里溜出去，逃回她的娘家有仍国，生下了儿子少康。少康长大成人，在有仍国管理畜牧事业。他心里恨透了澆，时时刻刻提防着澆的迫害。澆叫手下人椒去捉拿他，他逃到有虞国，在那里管理膳食，总算沒有遭到毒手。后来，有虞的国君思把两个女儿嫁給少康，又把綸作为他的領地，他有了十里方圓的地盘，五百人的兵力。他爱护人民，計划复兴，收罗夏朝的旧人，分派官职給他們。他又派了臣子女艾去偵察澆的行动，派了儿子季杼去誘騙澆的弟弟豷，結果把澆的有过国和豷的戈国都灭掉，复兴了夏禹王的事业，继承了香烟祭祀和原来的統治。現在吳国比不上有过国那么强，越国却比少康来得大，如果再让他壮大起来，不是更难对付嗎？勾踐这个人能够爱护人民，肯做好事。肯做好事，自然得到大伙儿的帮助；能爱人民，自然不会抹杀大伙儿的功劳。要知道，越国跟我們是土地相連的世代冤家，如今我們打垮了它，却不趁机把它灭掉，反而要保全它，这是違背了天意，帮助了敌人，将来就是懊悔也来不及了。莫怪我說，吳国的衰败，已經是眼面前的事了。

我們立国在蛮夷之間，还去助长敌人发展，要想这样来完成霸业，一定是办不到的！”夫差沒有听信他的話。伍員退出来，对旁人說：“越国用十年的时間养育人民、聚积物資，再用十年的时間进行教育訓练，二十年之后，吳国怕要被他們毀成荒凉的池沼了吧！”

吳国为了爭霸中原，准备攻打齐国。出兵之前，越王带領了他的属下来朝見，对吳王和他的大臣們都送了厚礼。吳国君臣們全很高兴，只有伍員觉得忧虑，他說：“这是要长养吳国的驕气啊！”就去劝告吳王：“越国对于我們，是心腹之患；它跟我国国土相邻，而想侵略我們。勾踐的百依百順，骨子里是要实現他的野心。我們不如早一点对他下手。要知道我們战胜了齐国，好比得到了一片不能长庄稼的石头田，什么用处也沒有。可是，不把越国灭掉，吳国就会亡在它的手里。好比請医生治病，却說：‘你把病根給留下吧。’这样的人，是从来也沒有的。商王盘庚說得好：‘如果有倔强不听命令的，一律斬尽杀絕，寸草不留，不让他在这里傳宗接代。’这就是商朝能够兴盛的緣故啊。現在您的做法跟盘庚相反，还想奠定霸业，这不是太困难了嗎？”夫差仍旧不听。

吳国派伍員出使到齐国去。伍員在齐国的时候，把儿子交托給齐国大臣鮑氏撫养，改姓王孙氏。伍

員出差回来，夫差听到这件事，就派人送了一把属鏤宝劍給他，他就自杀了。伍員在临死的时候，說："我死后，在坟地上栽下山楸树，等到山楸长大成材时，吳国就要灭亡了吧。不出三年，吳国就要开始衰落下去了。因为驕傲自滿的人一定会失敗，这是自然的道理啊。"

魯哀公十三年夏天，哀公在黃池会見周朝的单平公、晋定公和吳王夫差，准备訂立盟約。不料就在六月十二日那天，越王勾踐大規模地进攻吳国，分两路出兵。越国大夫疇无余、謳阳率領南路軍队，先推进到吳国国都近郊。吳国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和寿于姚在泓水边上察看越軍。弥庸望見了越軍中姑蔑人的一面旗帜，原来是他父亲以前被俘时一齐落在敌人手里的，他就說："那是我父亲的旗帜啊。現在仇人相見，决不能放过他們！"太子友說："如果我們敌不过越軍，国都就守不住了，还是等救兵来到再說吧。"弥庸不答应，带領着部下五千人出战，王子地帮助他。六月二十一日打了一仗，越軍大敗，弥庸俘虏了疇无余，王子地俘虏了謳阳。接着，勾踐統率大軍赶到，王子地退守城里。第二天再战，越軍打敗了吳軍，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都給活捉了。二十三日，越軍进入吳国国都。吳国人去向吳王告警，吳王恐怕走漏消息，給諸侯听到，亲手把七个来报告的

人都杀死了。……

七月初七这天正式訂結盟約，吳国跟晋国争夺誰先歃血。吳国方面說："我們吳国的祖先是泰伯，照周朝說来，我們还是长房呢。"晋国方面說："在姬姓諸侯中，我們晋国是領袖。"双方争論不休。晋国大臣赵鞅对他的同僚司馬寅說："太阳快落山了，訂結盟約的仪式还沒有完成，这是我倆的不是了。干脆擂鼓列陣，我們准备拚了性命，一定可以跟吳国争个高下。"司馬寅說："且慢，让我去探看一下。"他回来說："照理說，貴人的臉色总不是那么慘淡无神的。現在吳王臉色慘淡，也許他們的国都給人打破了吧？或者是太子死了吧？而且吳国是夷人，根基淺薄，站不长的，我們姑且让一步吧。"于是晋国就让吳国先歃血。……由于宋国沒有出席黃池之会，吳王夫差还想討伐宋国，把它的男人統統杀掉，把妇女俘虏过来。太宰嚭說："我們虽然能够战胜宋国，可不能够守住这个地方啊。"夫差見說，才回到了本国。这年冬天，吳、越两国讲了和。

魯哀公十七年三月，越王又出兵进攻吳国，吳王在笠泽迎战；双方隔水摆陣。越王派出左右两路支队，趁着黑夜，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擂鼓吶喊，做出要夜襲的样子。吳軍只得分兵防备。越王見对方中計，就統率三軍，偷偷地渡过了江，擂起战鼓，直

搗吳国的中軍大营。吳軍措手不及，乱成一团，大敗而逃。

越王接連击敗吳軍，到魯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底把吳国灭了。越王叫吳王夫差搬到海島上去住，夫差拒絕說："我已經是上年紀的人了，怎能再听你摆布！"就上吊自杀。越軍把他的尸体带了回去。

【原文】

吳伐(攻打)越，越子(越王)勾踐御之，陣(摆陣)于檇(zuì)李(浙江省嘉兴县西南)。勾踐患(害怕)吳之整(陣容整肃)也，使死士(敢死队)，再擒焉(yān，两次被吳軍俘虏了)，不动(吳軍不受影响)。使(勾踐再派遣)罪人三行(háng，三排)，屬劍于(把劍架在)頸而辞曰(发言說)："二君(两国国君)有治(有战事)，臣(罪人自称)奸(触犯)旗鼓(号令)，不敏(不中用)，于君之行(háng)前(您的队伍前面)不敢逃刑，敢归死(情愿一死謝罪)。"遂(就)自剄(jǐng，割頸自杀)也。师(吳軍)屬之目(注視着他們)，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灵姑浮(越国大夫)以戈(gē，古代武器)击闔庐(吳王)，闔庐伤将指(脚的大指)，取其一屨(jù，鞋)。还(闔庐退兵)，卒(死)于陘(吳国

地名），去（距离）檇李七里。夫（fú）差（阖庐的儿子，继立为王）使人立于庭，苟（倘使）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ěr，你）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答应的声音），不敢忘。"三年乃报（报复）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山名，在江苏省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盾（全副武装的战士）五千保于会（guì）稽（山名，在浙江省紹兴县东南），使大夫种（文种）因吳太宰嚭（pǐ，通过吳国太宰嚭）以行成（求和）。吳子将許之。伍員（yún，即伍子胥，吳国大臣）曰："不可。臣聞之：'树德（树立德行）莫如滋（越多越好），去疾（除掉毛病）莫如尽（越彻底越好）。'昔（古时）有过（古国名）澆（aò，国君名），杀（灭掉）斟灌（古国名）以伐斟鄩（古国名），灭（杀）夏后（夏朝的王）相（人名）。后緡（mín，相的妻子）方娠（shēn，正怀着孕），逃出自竇（dòu，从墙洞里），归于有仍（古国名，緡的娘家。以上四国都在山东省境內），生少康焉，为仍牧正（管理畜牧的官）。惎（jì，嫉恨）澆，能戒之（提防澆）。澆使椒（澆的臣子）求之（捉拿少康），逃奔有虞（古国名，山西省永济县），为之庖（páo）正（管理膳食的官），以除（避免了）其害。虞思

（有虞的国君）于是妻之以二姚（两个女儿，有虞国君姓姚），而邑（分給土地）諸（之于）綸（lún，河南省虞城县东南），有田一成（十方里），有众（人民）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开始他的計划），以收夏众，撫（安定）其官职。使女艾（ài，少康的臣子）諜（偵察）澆，使季杼（zhù，少康的儿子）誘豷（yì，澆的弟弟），遂灭过、戈（豷統治的国家），复禹（夏朝第一个王）之績，祀夏（祭夏朝祖先）配天（上比天帝），不失旧物。今吳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也許）将丰之（壮大起来），不亦难乎？勾踐能亲（爱人民）而务施（shì，注意施行恩惠），施不失人（得到拥护），亲不弃劳（抹杀功劳），与我同壤（国土相連）而世为仇讎（chóu，仇敌）。于是（在现在）乎克（战胜）而弗取，将又存之，違天（違背天意）而长（zhǎng）寇仇（帮助敌人），后虽悔之，不可食已（消止）。姬（吳国是姬姓）之衰也，日可俟（sì，为期不远）也。介在蛮夷（立国在蛮夷之間）而长寇仇，以是求伯（諸侯的領袖），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养育人民、聚积物資），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后），吳其（可能）为沼（荒凉的池沼）乎！”

吳将伐齐，越子率其众（臣子們）以朝（cháo，

朝見）焉，王（夫差）及列士（臣子們）皆有饋賂（礼物）。吳人皆喜，唯子胥（伍員）惧曰："是（这）豢（huàn，喂养）吳也夫（fú）！"諫（劝告夫差）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吞并的欲望）于我。夫（fú，发語詞）其柔服，求济（达到）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早些对付他們）。得志于齐，犹（好象）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吳其泯（灭亡）矣。使医除疾，而曰'必遺类（保存病根）焉'者，未之有（从来沒有的）也。《盘庚》（《尚书》中的一篇）之誥曰：'其有顚越不恭（倔强不听命令），則劓（yì，割除）殄（tiǎn，灭絕），无遺育（留种），无俾（使得）易种（傳宗接代）于茲邑（这地方）。'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跟它相反），将以求大（国家强大），不亦难乎！"弗听。使（伍員出使）于齐，屬（交托）其子于鮑氏（齐国大臣），为（改姓）王孙氏。返役（出使回来），王聞之，使（派人）賜之屬鏤（zhǔlòu，宝劍名）以死。将死，曰："树（种）吾墓檟（树名）。檟可材（长成可用）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驕傲自滿）必毀，天之道也。"

夏（魯哀公十三年夏天），公（魯哀公）会（会見）单（shàn）平公（周朝的最高长官）、晋定公、吳夫差于

黄池(河南省封丘县南)。六月，丙子(十二日)，越子伐吴，为二隧(分两路进兵)。畴(chóu)无余、謳(ōu)阳(都是越国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吴国国都附近)。吴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水名)上观之。弥庸見姑蔑(越国地名，浙江省龙游县北)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弥庸的父亲曾在以前的战争中被俘，因此旗也落在越国人手里)，不可以見仇而弗杀也。"太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請待之。"弥庸不可，属(zhǔ)徒(率領部下)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六月二十一日)，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謳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二十二日)，复战，大敗吴师，获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二十三日)，入吴(吴国国都)。吴人告敗于王，王恶(wù)其聞(怕被諸侯听到)也，自剄(亲手杀死)七人于幕下。

秋，七月，辛丑(初七日)，盟(訂結盟約)，吴、晋争先(先歃血的是盟主)。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zhǎng，长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晋国大臣)呼司馬(官职名)寅曰："日旰(gàn，时間晚)矣，大事未成，二臣(赵鞅指自己和司馬寅)之罪也。建鼓(擂鼓)整列(整队准备作战)，二臣死之(拚命)，长幼必可知也(誰先誰后就可定

了）。”对曰："請姑（請让我暂且）視之。"返曰："肉食者（指貴族）无墨（臉色不会惨淡无神），今吳王有墨。国胜乎（国都給敌人攻陷了吧）？太子死乎？且夷（吳人）德輕（国家根基淺），不忍（耐）久，請少待之。"乃先晋人（吳国比晋国先歃血）。……王（吳夫差）欲伐宋，杀其丈夫（男子）而囚（俘虏）其妇人。太宰嚭曰："可胜也，而弗能居也。"乃归。冬，吳及越平（讲和）。

三月（魯哀公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泽（吳淞江，在江苏省东南部），夹水而陣。越子为左右勾卒（支队），使夜或左或右，鼓噪（sào，擂鼓吶喊）而进。吳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偷偷地渡江），当吳中軍（正面冲击吳国中軍）而鼓之。吳师大乱，遂败之。

冬（魯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二十八日），越灭吳，請使吳王居甬东（浙江省定海县）。辞（夫差拒絕）曰："孤（国君自称）老矣，焉能（哪能）事君（事奉您）？"乃縊（上吊）。越人以归（把夫差的尸首带了回去）。

勘 誤

封面和里封

“傳”字拼音

应作 ZHUAN

統一書号：10018·502

定价：0.34 元